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五

天原發微前序

紫陽方回萬里



天有原乎曰有太極是也太極果何物乎曰無物也太極判有天有地有人有萬物皆物也獨太極則非物也物器也有道焉物氣也有理焉物形質也有命焉有性焉有心焉囿乎器成乎氣凝乎形質而為物則有象有數有色有聲有臭有味有長短大小重輕多少皆顯者也有微者焉合顯微而一貫之則得之矣是故言器不言道言氣不言理言形質不言命性心滑於土苴為小伎不知天者也乃

若言道而遺器言理而舍氣言性命心而外形質淪於空
虛為異端亦不知天者也吾友鮑景翔述聖賢格言著天
原發微其知天者歟且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何也此
之謂道此之謂理上帝以此降衷之謂命庶類以此秉彙
之謂性人得此以為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謂心總其原
而言之則謂之太極欲求所謂極之太者而不可得也則
謂之無極萬有粲然畢具而無端倪無方所無兆朕朱子
所謂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以為非物而寔則為物之
祖以為無物而未嘗不行乎有物之中學者知此則知天
之原矣景翔取程子語發之名之曰冲漠微乎哉此知天

第一義也由冲漠有二氣故動靜靜動

之曰動靜

者以一元對待流行之氣兼言之也動而坐陽靜而坐陰
太極非能動也動者氣也氣亦非始於動也動前有靜莫
知其端以其動者先言之元為四德之首也所以聖人體
元出庶物外之著見者也白靜動者以一歲流行之氣專
言之也剝復之間有坤卦四時有冬一日有夜非謂有靜
無動也靜為動骸貞為四德之幹也所以聖人主靜立人
極內之存養者也其次曰辨方者北方也陰終子半陽始
子半在書朔易在玄因冥故正固二義龜蛇象之曰玄渾
者天形也天之外不可知也天之內皆氣也天包地骸而

氣貫之海地為底流至無地則天氣吸水一涸無迹以日
行地底消之也曰分二者陰陽也曰衍五者水火木金土
也缺一不可二氣五行無極二五妙合真精淮南大戴日
火外景金水內景道家者流謂金水潛光收視返聽以養
其生謂日有會火有滅不欲外明先儒非之當明而明為
離晉當晦而晦為明夷天不可廢日火異端乃欲廢日與
火可乎曰觀象者日月星辰也太陽日太陰月少陽星而
少陰無象天之十二次天壤也七八九六有變不變寒暑
晦明無乎不在舉其大者言之也曰天樞者北辰也北辰
無星在北極星內一度有半至宋人始知之斗杓所建以

正四時故謂之辰曰歲會者邵子經世書也以一歲十二
月推一元十二會氣北而南則治氣南而北則亂疫癘疔
療旱潦貯儲輔相裁成又在乎人曰司氣者七十二候曰
卦氣者六日七分月更六候出大小戴四卦配四時六十
卦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出於焦京知天之一端
也曰盈縮者攷氣盈朔虛以置閏也曰象數者河圖八卦
洛書九疇也曰先後者伏羲易先天也又王周公易後天
也孔子兼先後天傳易者也天未然而我先之天已然而
我後之先後之義也曰左右者天左旋七曜右轉也南面
而觀易之初畫其字為一即有左有右有中再畫為二交

二為十即又有上有下有中以一為圈置十於內則天圓
地方左東右西前南後北上午下子六合虛而包地四維
實而承天河洛先天五圖皆然曰二中者天数五居十地
數六居中圖書一居五中人居天地中心居人中即三聖
授受之中也曰陽復者復卦七曰來復也曰復者若失之
而再得之喜之也自午至子為七以日代月為日聖人於
始不言崇陽也隔中孚一卦六日七分卦氣之說亦巧矣
姑存之若夫數原鬼神變化三篇景翔猶未輕繕寫其大
綱莫要於易莫備於閔洛以來諸老所言矣幸卒成之以
思後學昔宋子嘗欲為大爾雅而近世有為性理字義者

未若此知天之原而能發其微也雖然體用一原顯微無
間言天而滑於小伎則裨灶梓慎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
昌巫咸甘石之從皆能之言天而淪於異端則老子之道
生一有生於無列子莊子之太始太素太初王輔嗣之寂
然至無孔穎達之不生而物自生與夫釋氏之無形本寂
寥皆誕也天道之與器也天理之與氣也天命天性天心
之與形質也未始相離屈伸消息幽明死生之故初非二
致一以貫之可也而所以貫之如何其惟敬之謂乎敬則
誠一則一立坤二之直方至乾二之閑存誠之通動為先
元而貞動此敬也誠之復靜為先貞而元靜此敬也自太

極析而言之心性命理道合而言之道而已一太極而已
無媿於太極之所以與我者敬而已敬之至誠而已探原
發微致知也始事也窮原造微力行也終事也吾儕不可
不勉也景翔名雲龍與子同邑而長一歲今年六十有六
寶祐戊午鄉貢進士其書二十五為擬天教二十有五云

天原發微後序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可乎其然如何形而下者也其所
以然如何形而上者也蒼蒼天也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
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亦蒼蒼者非歟天有形有象
有氣有數有萬物皆形而下者也藝精術專讀多見博或

知之形而上者一言以蔽之曰道析而言之天理天命天
性天心天則天德天威天討在圖為圖在書為書在易為
易在範為範不測謂神不息謂誠何謂元亨利貞何謂剛
健中正巫祝翳卜知乎哉江之南紫陽山之北黃山之下
有隱君子魯齋鮑公精於易學無書不讀妙年冠計偕
選年七十一長四一歲與回兄弟交終其身客于同里廣
西道儒學副提舉敬齋鄭公之家師友相得貲之著書
其書曰天原發微五卷二十五篇天果有原乎曰有即所
謂形而上之道也漢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如此則是先
有天而後有道原本也宜當曰道者天之原而天之形象

氣數萬物道之末也器也公之書首太極陰陽未生先有
此道故孔子曰太極我求太極其實無物故周子曰無極
陰陽既生道在陰陽既有天地道在天地既有萬物道在
萬物故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次二曰動靜次三曰靜
動人皆知對待流行之動靜而不知天與聖人主靜實為
動之君動靜自元起靜動自貞起也後一篇明造化之鬼
神非老釋之鬼神述造化之變化及學問之變化皆有功
斯道往聖先賢前作後述搜元獵冥參以已見天原之微
備矣是書也往復難明將十年敬齋梓其書行世回宿諾
魯齋以序文序文成以今年十月十七日南至而魯齋前

十日以疾不起家僅有一孫嗚呼痛哉牖下尚有一卷未
刻敬齋為竟其事回聞之輒增書魯齋生謝本末嗚敬
齋改刻併就書敬齋樂善尚義之美能盡師友之義而回
所書亦庶乎不負兄弟之義云魯齋名雲龍字景翔敬
齋名昭祖字孔明與回皆古歙州歙縣人元貞丙申十二
月里友第方回萬里序

河洛言敬序

古書之可致者神農本草專言藥物後世如素問難經醫
藥之書皆出此堯典專言天文後世如歷法百中經天文
之書皆出此舜典專言命官周禮六官唐六典及後世官

制之書皆出此禹貢專言地理後世如水經寰宇記地理之書皆出此至于孔門贊易專言吉凶刑詩專言情性定書尚言治亂作春秋專言功罪賞罰禮樂散亡詩為樂之一而漢儒有禮記樂記曾子門人專以孝為經司馬遷八書班固十志劉向之傳列女楊雄之記方言皆後世類書之祖也伊川程氏教學者將醒賢言仁處類聚融認南軒張氏始類聚洙泗言仁為一書易曰方以類聚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是也楊敬仲乃謂言仁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類聚融認無非意路陸子靜至謂伏羲時無堯文草堯舜時無門禮樂未有孔子已前未有人言仁殊不知

孔子之祀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季扎聘魯觀周樂自有文字以來古天子諸侯之國皆有先王之典章類聚言仁為學之至切要者也何至執私見立異論以攻之老子操槌提絕滅之心歆割斗折衡莊子曰之為筌蹄糟粕之論寔開呂政李斯焚書之端彼拈花面壁乃至無有言語文字西域之教漸於中國忘居背父呵佛罵祖撥拾老莊之緒餘大不敬而甚不仁異端之為吾道患也久矣眉山楊君清父謂洙泗言仁由仁入聖河洛言敬由敬入誠非禮勿視聽言動敬也敬則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為仁洙泗言仁有功萬世河洛言敬有功

聖門故亦類聚程子之言敬者其目六其條七十以開後
學與南軒類聚言仁之書相表裏今夫世之類書七錄之
琴一先之奕九章之筭五采之績射評印格姓纂謚號酒
經茶錄金石香具筆墨紙硯花果竹筍莫不有譜有訣農
有齊民要術二有營造法式兵有七書經武要畧刑有刑
統律令格式急就章博古圖寶宿錄初學子記兗園策府記
室新書御覽元龜及太平廣記之小說歷代會要諸家詩
話皆不可廢昌黎痛闢二氏而道家之偽度人經釋子之
一大藏終不可遏宋再傳集天下妄談陰陽星命之人流
配沙門島止存易筮而秤星撥沙鮮鷓鴣遁甲等經及近人

繆著五行精紀三辰通載猶待於世惟是音切偏傍之韻
篆隸行草之帖爾雅廣雅埤雅翼雅之類物宜選粹文鑑
觀瀾層瀾崇古正宗之類詞章乃書生所不可少其大者
近世晦庵朱氏以平生之力輯為四書又有儀禮經傳集
解二陳禮書樂書北溪陳氏字義東萊呂氏同晦庵述近
思錄又有讀詩記西山真氏之讀書記鶴山魏氏之十六
家易集義九經要義八十五類義理完制度備得其精微
可為大儒次亦不失為該洽之士然言仁言敬則尤為希
聖之捷徑也彼歛一掃而空之者傳禪鉢而煽秦火哀哉
清父名汲前朝大理寺丞典郡先尊公平舟先生嘗參大

政其亦如張魏公之有子云

汪虞卿鳴求小集序

造道以知道為先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世儒或於此乎疑之謂為扞格外物如止遏情欲云者中人所能而於知道乎何闕格者窮而至之之謂物者事中有理之謂也物格則知至非有上下截之分也格物而能窮其理則知道矣知是道也而意始可誠道之不知而曰吾意已誠可以造道者妄也東西之不知而欲趨都邑雖以誠趨之不至也酸鹹之不知而欲調滋味雖以誠調之不和也藥有良有毒不知而以誠服之者舟

有完有漏不知而以誠乘之者皆將有不測之憂是故必先知而後誠知謂知道誠則所以行是知而造道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道也孟子知言知性知天皆知道也夫然後服膺允蹈有所施其力近世陸子靜專指乎心精神情之發見者以為學則近乎從事於氣而不根於性本源涵養似有虧欠一趨直入流為釋氏其於道知之而未至者歟陳同父高談漢唐取其一二近似偶合者以為帝王事業雜霸之念橫乎胸中其於道知其偏不知其全者歟葉正則不以荀子性惡為非以曾子嘗有籩豆司存之言謂終不悟一貫之旨識見舛刺雖其雕章刻句足以自

異一時而於知道蔑如也又有下於斯者劉潛夫以晚唐詩自鳴誘壞江湖小生締繪浮靡曾不少涉乎濂洛之溪趨向邪僻以禪之南北宗方朱陸氏歆併藝其書則於斯道謂全無所知可也踵弊承訛至於今斯極矣異端雜流詖聞小枝固有平生竭口耳之用殫筆墨之精卒於聖賢分劑無絲髮所得豈不甚可痛哉予里人江君逢辰虞卿早厭科舉之學研究義理著述幾近百篇摘一二為鳴求小集取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之義以折衷於當世之君子如父在觀志父沒觀行取朱文公集中前說以為父之志而捨集註後說三年無改有感於元祐紹聖之變謂非道

即宜速改予謂先儒解經有二說者有三說者詩三百思無邪朱文公謂作詩者不皆無邪觀詩者當無邪呂成公則謂作詩之人無邪觀詩之人亦當無邪或又謂已刪之詩有邪思者因秦火而復亂經疑之似此者不一在學者解認決擇歸於至當虞卿能如此考經而致其知可也陳平六出奇計偽遊雲夢之策虞卿深謂其非予謂何必陳平如張良啗秦將以利伺其息即進兵許項羽東歸尋勸高祖追擊信義何有蕭何發子弟從軍賤買田宅百污君臣之間一切以術韓信築壇之拜其說甚偉至其戰攻不過拔幟囊沙出於詭數至歆為王而先請假王三人號人

傑俱用詐謀不以為恥何況他人虞卿能如此觀史而致其知可也造道之要莫先於知道知道之要莫急於格物格物之要莫切於讀書今人之學與古學殊惟有讀書以致知是為格物必先知乎書之所謂道知顏子之所謂不善知孟子之所謂言所謂性所謂天上而經史下而子集辨析毫厘探討源委而後篤實以充之剛健以進之始於不自欺終於無妄而極於至誠悠久不息之地則因知學知生知一也出處知時窮達知命語默知幾賢否知人原始反終知死生精氣遊魂知鬼神無所不知亦無所不誠皆知道之極而已謂予不然則豈無同聲以應其鳴者

虛谷桐江續集卷之四十六

紫陽方回萬里

序

送倪耕道之官歷陽序

變西崑體詩為盛唐詩自梅都官聖俞始當是時變五代文體者歐陽公也故世稱歐梅嘉祐二年丁酉禮闈進士得眉山蘇公實聖俞佐歐陽公之力可謂有功於斯文甚大吾友倪耕道應淵與聖俞皆宣城人其詩亦有聖俞之遺風聖俞仕不達號為詩窮而吾耕道窮又甚焉年六十八始得為歷陽教授宣城惟揚京口武林池陽皆有十詠

詩世行今又將有歷陽十詠或百詠無疑矣然教授者師
儒之官培養人才轉移風俗於此乎賴昔聖俞雖固窮一
世王荆公之兄弟詩二蘇兄弟詩蘇門六君子如黃陳詩
視聖俞皆後出至其校文乃得東坡為門生改其詩之規
矩而觀其文之衡鑑豈非百世之師乎窮與達不足論也
耕道之詩本於聖俞今人固未必識吾聞歷陽有張于湖
魁天下士其所立甚偉焉知郡泮無斯人者有以作成振
拔之儲以為當世用不於吾耕道望而誰望然則於行已
也不忒則於取人也必不爽吾耕道已雖未達能達人可
也鄧元侯雲臺功臣之首也不遇漢光武可平世文學掾

耳耕道行矣同庚生紫陽山方回餞以詩為之序

雲泉題詠序

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故易有乾坤之卦而繼之以六坎之
卦以天一生水而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天地雖生萬物非
水則莫生也然則六坎之卦以屯蒙需次乾坤何也凡有
坎之卦皆取象於水而屯需之坎取象為雲蒙之坎取象
為泉又何也天之始生物也猶上雲下雷而為雨物於是
芽茁於冥昧故曰屯以次乾而坎為雲天地之既生物也
猶泉之初泄於山物於是幼穉而未壯長則不可無所養
故曰蒙以次屯而坎為泉物屯而亨蒙而養待其成而已

故曰需以次蒙而坎又為雲此天地之屯也天地之蒙也
天地之需也聖賢者出亨物之屯養物之蒙始也無所不
用其力以需夫各正性命之定則終也無所容其力今之
學者亦嘗讀易而知之否乎虎林城東徐如心徵偕鄰友
童汝舟濟來謁謂其讀書之室扁曰雲泉老於風騷者乎
賦之予以為斯友也年始二十有七自芽茁幼穉而壯長
者也其亦嘗次序屯蒙需三卦之坎而玩之否乎聖人所
以不曰水而曰雲曰泉何也水之始初為雲為泉學者不
慎其始初聽其流注散漫為渺茫無畔岸之水可乎何謂
經何謂綸何謂果行何謂育德亨已亨人養已養人此感

彼應姑少需之飲食宴樂亦非流連荒亡之謂也是為雲
泉題詠序又為之詩曰

天一生水

坎卦象旃

二陰一陽

坤之中淵

天而非此

必為旱年

澤自空降

其雲油然

地而非此

民何以田

曰有畎澮

泉出于山

六坎之卦

次坤次乾

在屯為雲

在蒙為泉

至於需卦

復以雲言

既亨既養

需厥成焉

萬物始生

孰為之元

水為物母

乳之而蕃

雲為水胎

泉為水源

雲初一縷

霧霈八埏

泉初一滴

洶湧滔天

君子心學

攸體攸研

觀象於坎	奚水之事	中剛內實	處險常安
於雲於泉	復究厥觀	水之始初	未波未瀾
心之始初	萬善具完	如雲欲雨	如泉欲川
發而中節	養蒙亨屯	無為而成	地干天全
心之動也	化育攸閑	我心未動	厥亦有傳
雲之動矣	不可復還	盍亦求諸	未雲之前
泉之動矣	不可復返	盍亦求諸	未泉之先
心之既發	收之孔艱	心之未發	泉本雲根
不覩不聞	無倪無端	戒慎恐懼	以操以存
洎其發也	電激河奔	一言蔽之	敬為入門

鐵瓶吳處士善畫序

伏羲之卦倉頡之字其初皆一畫也韻書訓畫為界而音胡卦切者通用為繪畫之畫亦訓為界俗作畫今從俗用之畫與畫字不同而均訓為界然則畫也者界而已乎其亦起於伏羲倉頡之所為乎秦蒙恬始以毛為筆漢蔡倫始以絲為紙古筆用竹必亦始於羲頡而卦之與字則畫之簡牘乎尚書序謂伏羲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易謂伏羲始作結繩為罔罟繩旁從糸音亡狄切謂細絲也伏羲之前已有絲已結繩上訓為索亦從糸則古之有蚕桑久矣有蚕桑則有絲有絲則有網罟其來亦古矣舜典

始言作繪則五采五色之畫亦古矣第其時未有後世之
筆紙則其筆必用竹筆而繪五色於絹繒之上也耶姑舍
是而論畫一藝也至於後世精矣妙矣神矣何謂也畫之
工者其名與聖賢將相立德立功立言之人書於傳記同
宇宙而不朽也文士有數千百言不能盡者一畫手能以
數筆盡之詩人於物象極力模寫或不能近丹青者流遊
適塗抹輒出其上此豈非精妙入神而後至是耶予近至
廉使容齋徐公書室恍然見六和塔岸望海間萬餘里潮
頭洶湧而來一抹數千丈細視之屋壁不盈尋尺曰此吳
生畫也枚乘七發之所謂潮鋪張甚盛殆不如此畫之簡

捷又偶於秘書性存家公會手所執扇松風茅屋一晉衣
冠者偃仰一榻是謂羲皇上人圖曰此吳生畫也陶淵明
漣及歸去來辭畫在此一扇間矣豈不謂之神乎予家紫
陽山下之谷中先從兄良遇欲予以虛受人以虛加谷而
謚其吟所吳生未之見也為想像作水墨一幅輒復得予
之心事予是以益神之吳生吳門人名山舊號古梅今改
稱鐵瓶處士其所居姑蘇城之鐵瓶巷也予別為賦鐵瓶
處士詩矣又為發揚其所以善畫而入神者為諸公贈言
之序云

贈初陽陳相士序

會稽陳益家傳許負之術自稱曰初陽相士予嘗聞相人之說矣相骨相形相聲音相舉動而知貴賤易相氣色而知憂喜休咎難夫差肉食而色墨外勝而有內憂者也馬周火色早貴而未必壽者也盧杞藍色大姦邪禍人之國者也尚易知也何晏色如傅粉行王執玉柄尾與手一色而皆不善終臯陶色如削瓜孫叔敖面有饑色而皆為賢相婦人之色美而豔者鮮不失節孟光黑色而醜為梁鴻賢妻士大夫有驕色必敗名窮儒或菜色而知道是則難知也昔人於日長至之旦觀雲物其雲氣黃則預知豐年之祥前史占星欲黃色黃為五穀大稔赤為火旱白為刀

兵黑為水潦青為疾疫素問察病人色黃者必愈黃為脾之穀氣有穀氣則藥無不效故相人者祖是數說以氣色黃為喜又黃欲加帛裹枯樓不欲如土不欲赤白黑青而或明瑩不暗赤如丹砂黑如烏雞之羽則亦有吉無咎今相士自稱初陽也者其亦有取於長至初陽雲氣之義歟雖然太極動而生陽厥初惟有一畫一為奇為陽有一畫而後有兩畫兩為偶為陰取其一奇畫而扣圓之則為天圓之象取其兩偶畫而縱橫以交之則從者為上下中又為南北中橫者為左右中又為東西中是為地方之象以其縱橫之兩為十以置於圓圈之內則為天包地外地在

天內之象細玩其故則地者天為之一物耳地不能敵天
之大則又陰柔不能加於陽剛之象也君子觀於一畫之
初陽而知天下萬理萬事萬物皆出於一以養其氣存其
心氣如陽之剛以制柔心如天之大大以圓小此則吾之謂
學而豈區區之術所能識哉

吳楚仙詩卷序

道具於未有天地萬物之前名生於已有天地萬物之後
天名為天地名為地人名為人莫知其所始然則有天地
萬物之初名一而已道一而已而後世名不一道亦不一
名可二也道可二乎今夫人之生而命名之名乃復有小名

有長名有單名有複名有氏有姓有字有謚有官稱又有
號楚之君皆名不通中土聞穀於菟之類乃其方言猶之
天又名乾地又名坤人又名為民可也道訓理訓路以其
可行之耳而道家者流之道以老子為宗非韓退之原道
之道前史又於道家之外為神仙家之說雖然人與物二
三其名何傷古聖賢相傳一道諸子百家分裂殊異而神
仙之說興由其說伏羲神農黃帝皆仙也莊子寓言列子
偽書皆言仙以為變形登天燕齊方士謂征伯僞以至晟
後僅數五人而劉向列仙傳至不可勝數佛法入中國又
謂之金仙謂龜藏氣不粒食謂龍蛻骨乃尸解噫延年益

壽古有之生而不死決無是也杭人吳君杓名珍世宦前朝西班乃祖德輔廉幹慈易俗以宦吳稱之六合混一蒙古譯師以五字名之上二字曰也先謂安樂也下三字避世人因也先二字遂號之曰桎仙予謂名號不一前賢若此者多矣天下無二道堯舜禹執中之傳是也真以為世有神仙而學之則不可君為大叅張公門人董海船遭運貿易鯨島龍沙靡所不至銀符苗裳寓居吳門自以為初不學仙抱有若似夫子之愧桎仙之號衆所歸美姑受其虛名而不責實效亦達者也於是集諸人題詠為卷序厥顛末以告來者

劉高士伯淵道雲詩序

道一而已矣孔老並世而言道不同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離陰陽也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以哀樂喜怒言道不離性性不離情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指仁與義言道不離乎博愛行宜之謂也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道不離物上之外無道也老氏之言異乎是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蓋謂未有天地之先已有此道其曰道生一則道者一之母乎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古今注解俱不

通道之後始有一吾疑之其曰道法自然則自然者道之師乎故曰人法地、法天、法道古今註解皆不通道之上又有自然吾疑之大抵以無言道以有言物謂有生於無、所以生有此身之生本出於無故以天地万物為土苴而視此身如太空之雲今老氏釋氏之後皆言雲遊者此也而釋氏又與老氏不同釋氏見夫此身之死悉歸於空立為無生之說故亦以天地萬物為土苴而視此身如夢幻泡影露電老氏有見於人物之生前以死言道故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釋氏有見于人物之死後以空言道故曰生滅、已寂滅為樂老氏之說戰國而後莊列以來

儒者多從之而不察楊子亦然太玄先曰罔而後生直蒙首冥又曰罔者有之舍必謂有形生於無形於有之前尊崇讚美乎無之為寂為寥為高為深為不測自為一家之說孔門源流不如是也或謂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豈非先無後有歟老子之旨何以異曰不然也孔子言畫卦之法固有次第周子所謂無極謂太極本無方所形狀如太極生陰生陽生乾坤六子五行有則俱有生則俱生與老氏謂先有道後有天地後有人物迥乎不同渾淪剖判天開地闢猶人之生胚胎於腹四肢百骸五臟九竅為形心為神仁義禮智之

道在其中初不相離眉眼口鼻孰先為生孰為後生氣情
心性孰為先無孰為後有朱子曰一物各具一太極形而
上形而下誰得折而二之老氏生而本無之見釋氏死而
皆空之見吾儒原始反終知死生精氣遊竟知鬼神之見
三說鼎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道非精氣非粗一本而萬
殊萬殊而一本理必有事必有理無須臾而可相離此
則吾儒之見之學也平灤劉君伯淵弃孔子而從老氏之
所謂道而以乍起倏滅之雲視天下之萬物與其身龍虎
山天師書道雲二大字媿之今之世三教並行各師其師各
學其學希聖賢求神仙分律論禪不同久矣愚亦姑誦
其所聞以求教於當世之君子云爾伯淵吾未識也吾友
張君仲嘗以諸公所題詩見示書此以相琢磨云

贈清隱程居士詩序

名山得名人而重名祖得名孫而重名師得名弟子則師
道愈重矣枯之松陽九芝山產芝九本號名山迴環數十
里奇石林立千百鳳翥鶴翔龍騰蛟舞或如虎士怒戟或
如牛鬼跳擲如仙官駕羽車如真人鏘琅佩謫態怪狀目
眩毛聳故亦名小鴈蕩曰阪曰隴曰小溪曰石閨曰香爐
峯曰試劍石崎嶇蔽虧之夤緣平行豁達之歛忽松栢篁
竹之茂美稼穡果蔬之給足異花非春而亦芳靈草無名

而皆爲人世蠅蚋所不到似別是一天地也而唐初葉有道先生居之名國重自稱天隱子三聘不起錫以漢郭林宗之號茅山以三茅重谷口以子真重廬阜以脩靜重內明以知章重名山得名人而重以字宇廣宙如此者不一有道先生之孫曰葉道九名法善際遇唐高中睿玄四帝贈越州都督見唐書方技薛願傳李北海銘其先墓并書歐陽公金石錄具載有道先生碑蔡公謨服其筆法自開元至今寢隧蕪沒六百餘年遠孫今住持宗陽宮提點居名道亭至元中於其地創建南陽有道觀宗主老君列侍唐桑闕尹以下十真有道先生則專祠觀下俯飛鳥之

背陟椒而造頂愈益殊異休崖

架庵之院之斗壇雲房丹

室藥鼎愈益殊異藏書之樓至踰萬卷方士其居而有黨

庠家塾之遺意二祖一孫道心相續夙衰以趙武重完到

以屈原重祭公以謀父重嚴周以君平重名祖得名孫而

重古史今傳如此者不一雖然曾未若名師得名弟子針

芥一時而可以無負於名山名人名祖名孫也近世多出

家者皆畜養妻子惟寬居不然執事左右師寬居者亦衆

矣能盡古道者莫若情隱居士程秉字德載少寬居二十

歲年四十七力田躬耕樸質顓蒙均是人也讀書識字篤

勤精進乃若天然物外一癯山中百役洒掃庭宇樹藝園

林卒急奔趨雨驟風驟而不厭宴間立侍雪深霆震而莫
知下氣承顏怡聲順色不啻若子之事父寬居謂師弟子
禮廢缺久矣乃於窮鄉僻里身親見之語紫陽山方回以
其故市喧并陋工藝賈技裸授袒習顛序跋倫林靜谷杏
風完俗淳世既不古野有其人乃永言以贈之

古無師道君兼師五教禮樂帝曰咨乃命契夷命后夔二
十五家閭上推二鄉一公尊統卑黨序遂序分厥治師哉
師哉誰敢私若以臣而君而之臣無北面異等威春秋既
降周道衰君師之柄乃下移倚杏壇兮泗之涓三千七十
朝孔惟君道師道兼所為事師如君實始茲宣尼老君生

同時別演玄教分一支羽衣星冠如意持端坐南面頤指
麾學者北面若事君又若父前跪者現寬居先生據臯此
清隱處士關少儀傳師之道信不疑敬師之禮忠不欺走
奔風雨不告疲山叱虎豹水斬蛟宴侍朝夜忘渴饑畧微
跛倚與傾歌程門立雪殆庶幾彼罵厥祖爭鉢衣師弟子
禮噫吁嘻

靖明處士題詠序

天有處士之星地有處士之郡人有處士之稱而後世有
處士之賜魏史記天官書少微士大夫索隱引春秋合誠
圖云少微處士位又天官占云一名處士星景祐新書少

微四星在太微垣西蕃東賁之西北斜列其東南星入張
十七度赤道內二十五度士大夫之位一名處士又謂第
一星處士第二星議士第三星博士第四星大夫明大而
黃則賢士舉此所謂天有處士之星也今浙東處州古縉
雲之墟天文吳地分野嘗屬越隋改永嘉郡為處州尋
改括州唐為松州縉雲郡大曆間以處士星見更為處州
以至于今此所謂地有處士之郡也孟子立處士橫議之
譏賈生得處士大言之謂東漢書孔融上疏薦處士平
禍衡唐書卓行逸民文藝等傳無一處士惟韓退之集有
送石處士洪序及詩又有送溫處士造序柳子厚集有裴

處士誌此所謂人有處士之稱者也宋三朝國史陳搏傳
賜號希夷先生書其所遇麋皮處士不知何人魏野傳真
宗天禧中累贈著作郎稱故陝州處士魏野然未見賜處士
號之所始歐陽修歸田錄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
山真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其處士賜號之所始歟抑
當有先於此者歟晁公武讀書志張弼易十卷興化軍人
賜號葆光處士以此言之處士賜號當出於朝廷而私相
署置世多有之近者三教鼎盛緇黃之權甚重禪師法師
大師之號二字四字六字至十餘字習為故常然處士實
儒者隱逸之謂真定王君居實靖明處士之號乃出於龍

虎山之命何也居實壯歲丞新昌弃官似陶淵明之去彭澤書曰處士可也肇賜嘉名曰端曰明取淵明之靖節可也而必取君復之和靖何也和靖不仕無弃官之事龍虎山之命予不敢改龍虎山之意予當改之靖節之靖淵明之明各用一字能為陶令亦足矣林和靖乃宋人取近時宋人事實加於先晉人事實之上亦似未順且一身欲兼兩人之美耦菊匹梅不若專取周子所謂花之隱逸者以表其弃官之迹與陶周符予斷然謂靖明處士之靖當用靖節之靖不當用和靖之靖菊也梅也取熊舍魚有何不可

皇甫巨川父年八十八母年八十四詩序

洪範五福一曰壽古歆祖八百餘歲老子二百歲耄與期頤者甚多禮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太公望九十封於齊武公九十入相于周孟軻年百餘歲漢興張蒼年百餘歲四皓皆八十有餘伏生申公皆九十餘趙充國八九十猶為將文帝詔八十以上賜米肉酒九十以上又賜帛絮武帝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又詔民年九十以上為復子若孫逐其供養當是時壽者何其衆也後世乃有七十者希之歎而杜子美至形之詩然則八十者不尤希乎九十者又不希乎夫夫婦婦將踰百

歲豈不益寂寥罕見乎大德二年戊戌夏四月汴梁黃侯
汝楫字巨川詩紫陽山人方回言世家鄭州本姓皇甫宦
簿書曰黃氏隨江浙等處行省為元寶廣濟庫提舉官迎
養二親十有餘年父寧齋居士椿辛未生今年八十有八
母張氏夫人女直人乙亥生今年八十有四寧齋慈祥敦
實鉅人長者脩幹美髯年至此無一莖雪提舉貌肖之夫
人相夫教子閭範嚴整提舉營杭城二宅一故韓府一故
楊府塏爽深靚溫清適宜三年前官滿寧齋謂提舉曰
汝華此二宅將不知老人土思而桑梓之不恤歟提舉曰
謹不敢即信二宅迎侍還汴梁久之不復求仕今天上壽

之道有三一曰稟氣土厚水深時寒時燠者壽二曰積善
祖父若已陰德及物者壽三曰養性無私喜過怒而精神
完者壽此三者長生之說也寧齋與夫人享此上壽提舉
年五十有三悅親有道愚無以進其說矣提舉有子真童
讀書學詩鼓琴作字曰益新愚為名之曰老款字述祖孔
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款蓋將期其祖以此壽而善
述也士大夫為詩頌者無數此為序又歌以侑之曰
屈二指兮郎罷九帙
雖則九衰兮髯猶如漆梁之
郊兮黍稷櫛櫛父曰兒歸兮吾督汝銍加六美兮聖善九
旬雖則九旬兮髮猶未
汴之水兮魴鯉鱗
母曰兒歸

兮吾甘汝珍夫婦偕老兮古無此比父母俱存兮今誰其
擬祿養于南兮云何不喜汴梁言還兮晝錦樂只二老有
子兮又有孫壽且康兮施及後昆逮老及彭兮永貞厥根
澤詩薰書兮益大寧齋翁之門

隱樂堂詩序

王康琚反招隱詩吾嘗評之矣曰大隱：朝市如此則金
張許史皆大隱乎曰非是之謂也曰小隱：山林如此則
巢許園綺皆小隱乎曰非是之謂也其所謂小隱者謂身
在山林而未能無竟于斯世索水北之高價指終南之捷
徑其隱小矣其所謂大隱者謂身在朝市而不敢萌霄爵

厚祿之心柳下惠不卑小官老子為柱下史莊生為漆園
吏邴曼容不肯過六百石其為隱也不亦大乎如東方朔
之金馬門楊子雲之天祿閣位稍高而猶曰隱君子病之
要之出處之道有時義乾之初九遯世无悶蠱之上九不
事王侯時義如此仕惡乎可震下况上曰隨其繇曰元亨
隨時而大通也然其義必利在貞固始得无咎下動上况
雖可以隨時而仕終不可不守之以正進而不退係小子
失丈夫矣蔡君滌之之堂名曰隱樂筮仕屢為幕僚蓋
其志以隱於仕為樂而辭尊居卑不然則身雖以仕為事
而志實以隱為樂必不以進取不已為志者故詩之而以

序先之

葉君愛琴詩序

伏羲初作琴或云神農或曰舜使晏龍作舜琴五絃或曰伏羲琴一絃或曰九絃或曰二十七絃或曰十三絃至於七絃則楊雄栢譚釋為近其說不一今琴七絃謂文王武王所加為是琴制古今不同可勿攷也古之士無不能琴今之士或百人千人萬人而無一能者古之琴必與瑟偶今獨有琴而不知有瑟古之琴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指彈口歌有音則有辭而今之琴有音者不必有辭詩三百五篇皆可絃歌韓退之補亡十操今之能琴者亦

嘗誦毛詩韓文而為之鈎剔操摘者乎古之琴各有美名古之能琴者子史各有其人之名然則亦不必深論也琴者古聖賢養心脩身化民育物之具而後世以為一藝予嘗謂琴得其人鍾子期死伯牙破而絕其絃嵇康與廣陵散俱絕不恨也琴非其人司馬相如以挑文君董庭蘭以誤賢相房瑄是故琴不在琴而在人予生七十三年聞杭故揚農鄉績好琴著紫霞譜士大夫以其為外戚也踈之其客徐字曰雪江居士年八十餘先朝徵之以壯子負琴代行外議不然三山葉君愛福孫寓杭以寒士同時徵至元己卯二年而還不求知不求仕

一燈一榻老於芹泮蓋往時負浙漕入上庠者也癯而肩
訥而口規矩而周折六十有五老儒胸中有數百卷詩書
而寓諸琴者也能畫龍首寫蘭乃其餘事予敬其躬行嘉
其臭味故述其出處序之就為辨古蘭今蘭之異為古蘭
操贈之君愛自號蘭坡居士

唐長孺藝圃小集序

詩以格高為第一三百五篇聖人所定不敢以格目之然
風雅頌賦三比興賦體三一體自有一格觀者當自得之
於心自騷人以來至漢蘇李魏曹劉亦無格卑者而予乃
創為格高卑之論者何也曰此為近世之詩人言之也予

於晉獨推陶彭澤一人格高足方嵇阮唐惟陳子昂杜子
美元次山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韋應物宋惟歐梅黃陳
蘇長翁張文潛而又於其中以四人為格之尤高者魯直
無已上配淵明子美為四也吾州在萬山間詩人不少朱
文公早為胡邦衡以詩人荐公配饗孔庭人品近孟子不
止於詩唐長孺元自里中來訪出詩五十四篇始年三十
六歲其所以可人意者格高也何以謂之格高近人之學
許渾姚合者長孺掃之如糝糠而以陶杜黃陳為師者也
藝圃有作所謂小園僅有百步者凡十六句似乎擬陶後
二首亦然予為題曰藝圃小集而序之以歸之博讀精思

而前亦吟進可量哉

柳州教授王北山詩序

陳後山年四十九其文集謝克家為序陳簡齋年四十九其詩集葛勝中為序二公年不壽而文壽不待序而後傳也柳子厚卒於柳年四十七不壽而文壽雖無韓退之為墓誌銘其集亦足自不朽也然不容不寄諸毫素以表其美者朋友之義也予友王雋父國傑比為柳州教授卒年四十八乃子以其詩兩鉅軸俾以為序此亦年不壽而文壽者不待於回之序亦豈能為不朽之助哉顧朋友之義不敢忽然耳先大父珏贈訓武郎父應辰武舉及第仕至

武功大夫知沅州淮西安豐六安縣人後升州徙寓建康年十五法當承父蔭不屑就歸附歷建康路學正溧水縣學教諭行省充徽州路紫陽書院山長至元二十五年也由是寄居吾州與回結姻既受代士大夫咸勸之入都必有知遇而不果往尋

勅授廣西道柳州路教授咸以為涉瘴鄉而不可往而勇於往大德三年八月視事明年閏八月提舉司檄往宜州問教授金震不公事柳無瘴宜有瘴既還任十月初五日卒三日而用茶毗法五年官給水驛東下十乙月二十一日殯於建康南門祖塋娶薛氏女一人嫁回從兄子方高

孫也男四人野默點點嗚呼回尚忍讀其詩哉其詩自稱
奎益陳言一始壬辰元日一始丙申立春共八百一十九
首前詩未見近詩人兩派浙土詩纖弱江鄉詩突兀雋父
藏脩之所曰北山衆謂北山詩典雅莊重如被端冕入宗
廟回亦不敢評柳州詩一百四十三首詠土俗數篇痛快
緊切子厚亦未之及云

恢大山西山小藁序

臯歌詩之始孔刪詩之終屈騷詩之變論今之詩五七言
古律與絕句凡五體五言古漢蘇李魏曹劉晉陶謝七言
古漢栢梁臨汾張平子四愁五言律七言律及絕句自唐

始盛唐人杜子美李太白兼五體造其極王維岑參賈至
高適李泌孟浩然韋應物以至韓柳郊島杜牧之張文昌
皆老杜之派也宋蘇梅歐蘇王介甫黃陳晁張僧道潛
覺範以至南渡呂君仁陳去非而乾淳諸人朱文公詩第
一尤蕭揚陸范亦老杜之派也是派至韓南澗父子趙章
泉而止別有一派曰崑體始於李義山至楊劉及陸佃絕
矣炎祚將訖天喪斯文嘉定中忽有祖許渾姚合為派者
五七言古體並不能為不讀書亦作詩曰學四靈江湖晚
生皆是也嗚呼痛哉住持上竺興福寺恢公大山越之諸
暨人與予同姓方者西山小藁詩三百八十八首予刪去

題目不古及重複十五首皆可刊行予以朱筆圈點一百一十四首一句佳一聯佳兩聯佳數語佳全篇佳者皆拔其尤五言古擬古六首擬寒山子回首雅字次韻九首此十九首可入文選生蛇活龍飛舞流動七言懷故山前茶石鈿山中行崑山高無愧古樂府五七言律絕句則予所批出者字、珠圓句、律協近世僧詩無此人也他人之詩新則不熟、則不新熟而不新則腐爛新而不熟則生澁惟公詩熟而新、而熟可百世不朽予年七十六公年六十二而公之所以養浩然之氣無老態然則真間氣哉

江天澤古脩文集序

徽州今陞路婺源縣今陞州州間氣人物凡五大派汪氏七世登科龍溪先生中興詞臣如唐之陸宣公朱氏父子兄弟皆有聲稱徽國太師文公先生續周二程張之脉以追孔孟近世文學科名之士有吳公遇龍許公月卿江氏亦有人焉所居入州門右巖右穹峻巨竹如雲下俯深溪積德不一世矣德之積於先者愈積而愈不已故名之垂於久者愈垂而愈無窮吾友古脩老人雷字天澤咸淳七年張鎮孫榜進士第四甲第二十四人授某州司戶叅軍再調某小官尋不仕今三十餘載矣世崇令德故身享令名不患無八叉手之筆而患無萬石君之風名紹汪朱而

過吳許祖松壑先生嘉字明遠遭遇理廟布衣出入禁庭
十年不受官嘗賜第故太廟前有山林前輩古君子之風
父葵圃先生世良字漢弼浙西安撫司幹官陳乞生前納
祿致仕轉通直郎特命祠給告以寵之其雍容嫺雅世為
卿大夫者不若也天澤從師不自奮科第平生所為文
至多脫藁學者輒取去故回今之所見僅二百餘篇知州
平陽訥懷嘗刊置家塾詩句安字穩文言雋味永中有詞
不為艷辭娶原陸州記簡古平易堂記義精理暢其家積
德不一世而後古脩集垂名百世千世矣噫千金之資可
致一詩人未易見萬倉之粟可盈一文士卒難得或謂徽

國文公豈可以後學工詩文者儕之天澤華齡有餘前途
未艾願何人哉晞之則是

清渭濱上人詩集序

中國有僧始東漢歷魏晉唐宋以至今日衣冠禮樂之士
隱其身於僧者無數而僧之以詩鳴於世者尤不可勝數
回嘗為名僧詩話五十四卷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皆
預編摩然偈不在工取其頓悟而已詩則一字不可不工
悟而工以漸不以頓寒山拾得詩工不可言殆亦書生之
不得志而隱於物外者其用力非一日之積也古抗靈鷲
長老惟清晝卿號渭濱而清渭濱名震天下味杜少陵

終南回首之句則晝卿之心深知道理宗主之所在如戀
闕思君不忘其詩四集一百六十七首名曰深雪一枝則
又如夜村自開之梅不必爲世俗之所察識者噫僧之以
詩鳴於世者不可勝數若工而悟以漸如清渭濱之詩則
有數矣許詢之於支道江淹之於湯休杜少陵亟稱之與
贊公屢唱和因曰應忝許詢輩難酬支道詞湯休起我病
微笑索題詩支道湯休贊公三人表於世後乃李白之
於懷素韓文公之於無本歐陽公之於惠勤蘇長公之於
參寥子黃山谷之於惠洪並峙角立永古不朽惜回有愧
於前輩諸公私獲序其詩而不足以望其詩也大德癸卯

二月望日序

送張仲文教諭還宣城序

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此以其人之身言之也作也者爲也
有一爲善之人則百祥即自天而降也易曰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此以其人之子言之也積也者非一朝一夕也自
始祖至于今積之非一世也作善之近效速驗且如此况
於積善之久遠悠長者乎予先叔父八府君諱瑒字元圭
郡直學回之師也家於歙東里許曰上路益鄰有耆儒焉
萬口一辭稱曰張先生諱雄飛字宏甫家與八府君一前
一後俱面南而有山林泉石之勝衣冠燈火自唐僖宗廣

明庚子傳一十一世府君以回為可教聚先君經幹遺書
獨教之張先生聚徒三四十人竹籬為門之內皆花竹
花竹之後為講舍處士服華陽巾未嘗見其出門循規
蹈矩里中長者第一人也年八十三卒門人私謚曰明善
先生有子三人回除國子正論歸之年咸淳三年丁卯先
生次子名鑽字以洪與回同生寶慶三年丁亥是年以禮
記擢鄉書今與回偕年七十八先生長子之子曰炳字仲
文純寔莊雅好學尚友為宣城教諭近與回胥會于錢塘
於其還也述作善積善之美為詩以送之
公之賢令祖隱德冠吾里尊嚴鄉先生豈樂古君子師授

六十年眼不到朝市何必陳元龍豪詫湖海士紙田以筆
耕有秋過耘耔書堂蔭高林籬門花竹美我嘗遙望之今
忽四五紀長男稱善人有後真是似次男領鄉書雌甲愧
初揆人生有中道坦蕩平地履貴母一品亨富勿萬金侈
微官露薄祿踴跼政可喜宣城昔二謝名公疊嶂峙吟筆
與之三高才乃餘事都官聖俞集誰家歲未燉木瓜吾不
須但愛此詩耳

送桐江吳教授南牕序

孔子謂夏殷周禮損益可知而又謂其或繼周者百世可
知何謂也典章制度有可因者有可革者聖人從而因

之草之其萬古不可革者雖聖人不能革也天萬古無二
理也人萬古無二心也封建可革而郡縣然有君則有臣
以上治下以下事上之意不可革也井田可革而阡陌然
有土則有民以上取下以下奉上之意不可革也忠質文
異尚子丑寅異建可革也三綱五常不可革也今夫先王
長育人才之法設為學校而後世乃有科舉之法漢唐
宋號得人而今也天厭科舉之弊一旦革之然科舉可革
也學校不可革也學校不可革則取人才於學校而不取
於科舉師之所以訓其諸生諸生之所以尊其師者果何
事邪豈非萬古之人心天理所係邪予里中吳君夢炎

自括蒼郡遷教授新定郡予於艱難之際治此郡七年又
僑居五年然後去知其民淳俗古士習敦厚蓋其江水至
清淺深見底與吾新安郡一也君是行予無以寓愛助升
座講經而諸生聽焉諸生績文而師攷焉文具也可因教
授與學正錄直瓜分歲廩公堂諸生日不飯大蠹也可革
若夫萬世之人心天理不可革也孔孟而後有濂洛橫
渠之學不幸中為熙豐新學之所掩周程而後有朱文公
張宣公呂成公之學幸而不為江西浙左之所勝君其明
以此意示學者而以身率之仰觀俯化則夫由學校為教
諭長錄學正教授以出為當世人才而大用者在乎知道

而已知道在乎知所學而已諸錢行者咸為詩而予以斯
言冠其首
飛直公名
樂之豐不
幸夫萬
樂與學
或蕭然
青
虛谷桐江續集文卷之四十六終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七

紫陽方回萬里

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題名記

至元二十八年春更化夏諸道提刑按察司更名曰肅政
廉訪司肅政者唐御史臺之別名也天下三大有司莫重
於中書省莫重於樞密院尤莫重於御史臺省以總國政
院以治兵政而臺有廉訪司分領諸道特隆其名曰肅政
則凡天下之為政者皆當於此政視易聽肅然而後可也
夫廉訪司本一道風憲之寄而以唐之臺名冠之可謂重

矣自檢之謂廉泛謀之謂訪則又合二義而加重其名為
改典故而立名易振風采而貴實難有乎是提綱刑獄者
牽制於柄國之人時則官可偵取矣罪不可偵免矣廉訪
之職可舉矣肅其心而後政可肅廉其身而後人可訪此
名實之說也司置使二人副二人僉事四人以分司一員
監臨各路三十年春正月中奉大夫大使東平徐公嘗任
中司參大政自吳門穆治于杭以總各路分司之政書司
官姓名于石後之覽者將曰名以求其實云

太平路脩學記

學也者所以養天下士之地士也者所賴以共治天下之

人天下士養於其地而地有所未稱可乎此其責在有司
共治天下將有賴於其人而人或有所未稱又可乎此則
非專於有司之責為士者不可不自盡其責也當塗學冠
江左乃逍遙潘先生之故寓殿序周庠豈如他官宇可儼
且貿者坐是傾圮穿漏踰十餘禩前總管阿公瑋嘗率先
作興今總管辛公仲實總同陳公特立總判梁公棟皆篤
意脩復會至元辛卯冬予友朱君葵為博士竭力起廢肅
政廉訪僉事昔班敦勉勸成提學李公浩檄用學廩而睨
者猶以官宇為疑梁公首為移文辨析郡上之宣閩省府
刊誤籍而後癸巳夏秋僞工竣事禮殿祀廡論堂肄舍內

庭外門先賢之祠小學之序俎豆什器帑庖福罔一不
舉楹桷戶牖朱丹黝堊上蔽下甃塗墍煥飾庀役十有五
旬公給私助糜楮幣緡五千米石百五十既而總府宣差
公獨爾迷失自省還任尊經閣之後曰復禮堂者又撤而
新之士之養於此地者亦可少塞有司之責矣士之貴宜
如何學舊齋四郡先達陳公鉞更名其一曰致知行臺治
書侍御史李公虞巽篆其扁性無有不善學不可無師故
中庸有率性脩道之目學莫大於知不至而意徒誠故大
學歆先致知而後誠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見而知之聞
而知之皆知道也而知道之端不一易繫仰觀俯察知幽

明原始反終知死生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吾夫子知
損益知百世又欲知命知禮知言孟子知性知天又自謂
曰我知言皆知道之謂也天地之間物有則事有理必知
先儒所謂攷察求索於其然究其所以然窮其根造其源
由粗會精曰顯悟微悠久積累融液貫通是非邪正窮達
進退了然於胸中而後可以誠意行其所知否則小技以
為巧異端以為高黑白薰蕕混殽雜揉知不至而意徒誠
猶之不知路而以誠趨之必迷不知藥而以誠餌之必危是故
致知以知道如邪之有閔闔之有域越此閔闔可為賢人可
為聖人共治天下將有賴於斯人扼此一界限而不能度不名

為人士不可不自盡其責者此而已矣雖然行而不知罔也
知而不行情也無罔無情始之終之事也敬也者又所以貫乎
始終者也博士上饒人与予講此熟矣新養士之地而新其所
養之人此新民平天下之道也有司學士宜交盡其責焉

鈞臺書院清風堂記

清風堂者桐廬郡鈞臺書院之講堂也凡郡縣學講堂曰
明倫者多矣而此獨曰清風者何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又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先生
其庶乎伯夷之清風者乎伯夷父孤竹君武王父西伯子
陵西都老儒光武南陽宗室均北面事人者也故等夷耳

商無紂武王不得有天下太公望焉得而封於齊周公旦
焉得而封於魯漢無莽光武不得有天下鄧禹可平世文
學掾區區侯霸而可三公乎萬乘之主乘其時權也一介
之士守其志經也伯夷寧殺身以成仁欲明萬世君臣之
倫者也子陵不屈道以伸身欲明萬世朋友之倫者也一
為龍逢比干一為巢父許由無以時易志無以權廢經望
旦裂土禹霸秉鈞心有所不安則不為之而豈有意於清
其風以聳動乎天下後世之觀聽者哉首陽之山富春之
瀨清風不殊萬世永賴皆所以明人倫也初作堂為是名
者前郡守趙與歷捐私帑重建堂者郡人山長駱正大方

文豹而前郡守方回為之記

徽州路修學記

盡其力以興學易盡其心以講學難土木宮室之學之之
地在人力性命道德之學之之天在人心盡其力於學之
地者猶幸而有其人而盡其心於學之天者常患於無其
人也今庠序遍天下至聖文宣王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大
成殿納陛十二門戟二十四侑食從祀爵公侯伯近世加
以治鑑史經世數二賢又加以周二程張朱文公張宣公
呂成公七大儒師有寢生有館書有閣膳有庖此土木宮
室之學天下之所同也獨徽學先聖殿之左又專為吾徽

國太師文公祠異乎天下之學何也文公邦人也回粉榆
晚出諸生俾記學之所以垂弊復興者運逢因繼踪為營
屯論堂肄舍以革以鼎而壘洗俎豆三獻分獻之區廟之
東西廡內屏外闔仰穿俯蕪久矣今則一旦塑像繪新礮
斲密荆榛剝丹腹侈塗平楹直如砥如矢總管府使君真
定待其公同朝愛民而禮士盡主維之力鎮守府使君廣
平成公弼整軍而禮士盡贊成之力教授鮑君壽孫與正
錄而下發廩割俸裒貲釀材盡經營之力仲夏鳩工李狄
竣事殿之右再創周二程張祠增祠廣漢東萊吾文公舊
祠名藻加嚴雖然此學之地也盡獎復具盡其力也性命

道德之學學之天諸生亦嘗請聞否乎吾微學專祠吾文公豈私於鄉先生乎自羲畫以來有孔顏曾思孟之言不可無周二程張之言吾文公陟衡嶽沿婺渚參攷互訂無一書無論著由吾文公之言上達於周二程張之言又上達於孔顏曾思孟之言心學也吾文公於中庸首章具言之此心未發人所不睹已亦不睹人所不聞已亦不聞以敬存養而非寂滅之靜予以涵位育之全體此心既發人所不睹已則獨睹人所不聞已則獨聞以敬省察而無過差之動予以克位育之極功所賦之命所受之性所由之道所得之德粹美不雜渾完無虧吝者於斯而不尽其心

可乎乃歌曰刻我石學之地我既我力肅尔衿學之天尔既尔心

潤學重修大成殿記

堯舜以執中之學傳後聖夏商周三代宗其道享國垂二千年孔子以求仁之學傳後人漢唐宋三代宗其道享國亦踰千年天之相斯文也既生孔子於前以集先聖之大成又生朱子於後以集諸儒之大成故學之大成殿祀孔子為先聖從祀之無增三十四人至朱子而止然孔子之後踰百年復得孟子而異端闢今朱子之後亦將百年未有可以從祀大成者繼之也則吾道之無傳豈不甚可憂

哉宣城昌君士氣分教潤學四年而僅一稔適

寬書下學廩出入勿會計以其羸修凡學事遂修大成殿
始壬辰仲夏訖仲秋貽書紫陽方回請記謂南渡學燼於
火始創中緝終繕者程公邁劉公子羽吳公潛力也又自
書工若財之數以為佛老之宮布天下搜瓌寃竒郡國不
過一孔廟耳而望視頽圯回竊謂今瞿聃之徒外熾內微
政不足与之較也夫不以吾道之無傳為憂而以宮廟之
劣於二氏可恥將競其文不競其實乎學堯舜者必自孔
子學孔子者必自朱子孔子之四勿即精一之傳仁之全
體也朱子以為心之德愛之理當理而無私心則仁在是

矣是故闢穀於菟之忠陳頌無之清皆不得為仁二子
之行迹也未知其心果出於天理之公歟抑人欲之私也
所以由求赤之事功而皆未以仁詩之世固有所立甚偉
而心不仁者仁矣而日月至焉或在或亡亦終不與傳道
之科然則孔子集先聖之大成顏克曾省思修孟養得其
傳以氣論性之學箋傳註疏之學論譔詞章之學以醇多
疵失其傳惟周二程張再得其傳而朱子翼以張呂集諸
儒之大成傳至子此亦盛矣庠序飾而燈火微方冊具而
弦歌絕小慧立異邪見生疑吾凜乎懼斯道之再失其傳
也噫堯舜之中孔子之仁有人心則有道心古今一也而

敢以無傳少來哲哉鄒書兩無有之歎歷千四百年而濂
洛興採氣質變習俗至魯至道躋世太平將以是望天下
士不特潤之士為然也是役也廉司總府主維甚力代官
徐君碩至之七日同告厥成其勿替引之至元二十九年
九月初一日記

廣平府

託孤之難未若立孤之難也幼而長之宗祏危而安之託
孤固難死而生之血食絕而續之立孤尤難周成王十三
踐祚姬旦攝政四國流言七年而復子明辟此所謂幼而
長之以安宗祏之危難矣哉夏羿浞之變后緡方娠自

竇而逃一成一旅遺臣靡立少康不失舊物此所謂死而
生之以續夫血食之絕不亦難之尤難者乎是故漢霍光
擁佑昭帝可以謂之託孤矣保養幼主功為大不如丙吉
張賀之有恩於宣帝始可謂之立孤垂死而生幾滅而興
德為大今廣平府故洛州肥鄉縣春秋時立趙孤近世封
成信侯程姓諱嬰之里也周簡王之三年晉景公時屠岸
賈攻殺趙同趙括趙氏盡矣而趙武者趙朔之庶子也侯
與公孫杵臼謀匿而藏之後杵臼韓厥言於景公復立趙
武史記晉趙世家春秋內外傳劉道原通鑑外紀所書不
同然李之勳宣孟之忠一髮懸千鈞迄至于有杜稷不墜

厥緒者誰之力歟肥鄉之程侯也則肥鄉之人祀之又豈
止一鄉一國之善士歟侯之廟在南方其盛曰祚德封爵
不止於此而肥鄉如故南北異也侯之後世居肥鄉程君
玉歆新侯廟不果蔣君思為玉養子繼父志一新之宇殿
四楹雕飾完美元貞初元季秋鳩工暮年落成用中統楮
幣為錢百五十萬有奇其里人省郎王君英為求記而金
玉總管府副總管姚君文龍省使程君起宗俾予書之夫
食人之祿存亡繼絕忠臣也程侯宜書為人之後肯乃堂
獲孝子也將君思亦宜牽聯得書是為記

四峯堂記

天地人之道易而已矣易變也有變有不變有易有不易
不易不變其體也不容不易不容不變其用也以變訓易
易難知而變不難見也天道陰陽陰變陽陽變陰地道柔
剛剛變柔柔變剛人道仁義仁變義義變仁故曰易變也
而曰有變有不變有易有不易何也天圓而動北極居北
南極居北斗以杓指四時二十八宿為日月五星之次
舍萬古不易者也一晝一夜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而又過一度為曆法者歲久必差寒燠雨暘旦暮而
異福善禍淫若有物焉則天道之變易者也地靜而方九

州四海五嶽四瀆一大塊為土濕為水燥為火堅為金石
秀為草木萬古不易者也山有崩落川有移徙潮汐有盈
虛土壤有肥瘠頑石出水大阜生雲倉廩梁棟始於茅甲
鳥獸真鱉孕育無窮則地道之變易者也于是天地之中
有人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長幼有次第匹偶有夫婦講
習有朋友萬古不易者也皇而帝王而伯忠質文異尚子
丑寅殊皆以瞽鯀為父而有舜禹以堯舜為父而有朱均
太公伐紂而夷齊非武王比干諫而死箕子微子歸周孔
孟不得位顏天原貧盜跖橫行儀秦詭辨亭長取天下屠
敗侯王多歎雜霸苟且為治黨錮于東都老莊子晉佛于

齊梁詞章于唐世異事殊千端萬狀君子於此內學外行
斟酌寬嚴劑量損益語默屈伸進退出處將有為也隨時
不同則人道之變易者也是故古之聖人作易預知天下
後世之變畫為八卦重為六十四卦析為三百八十四爻
揲之以著一卦有六十三變而一不變始於伏羲中於文
王周公終於孔子俾天下後世於是易也不占而靜則觀
象玩辭可以窮理盡性占而動則觀變玩占可以避凶就
吉嗚呼微矣易之說卦有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亂者曰此伏羲易位也又曰帝出
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

坎成言乎艮說者曰此文王卦位也伏羲之卦位以明夫
天地大全之易也乾南坤北天上地下離東坎西日生日
出艮兌震巽各據一隅不變也地天交泰水在火上既濟
澤山咸風雷益交互相資則不容不變也味八卦相錯一
語則知天地之全易變而有不變為不變而有必變為文
正之卦位以明夫四方四隅四時之易專指地而言而天
之氣行乎地中者也震離兌坎東西南北四方以指夫春
夏秋冬之四仲也乾坤艮巽四隅以指夫四時季孟之交
也四方四隅不變四仲四孟四季則八卦流行為八節十
二月二十四氣而後庶物備歲功成味出震成艮等語則

又知地中有天之易變而有不變焉不變而有必變焉睦
之分水王氏世官達微猷閣待制葆真先生諱昇以布衣
受山陰陸公佃奏薦至從官深明易學逆知靖康陽九之
厄所著易解寓以微言五世孫森林叟世其先業得辭變
象占之四道林叟又築讀易之室三間據西北面東南乾
坤艮巽四峯環於戶外因扁曰四峯堂然則此文王易之
四隅也小而言之入室之乾坤艮巽耳大而言之則西北
乾晉西南坤蜀東北艮燕東南巽吳又大而言之則晉文
西北皆乾蜀之西南皆坤燕之東北皆艮吳之東南皆巽
地皆數萬里震兌離坎四正之位皆然天地至廣未可以

小觀也然不于其形于其理則小可以知大林叟歸而求
之四峯之突焉而起與四峯之間窪焉而平者八卦之
位也不變者也以理求之則出齊見役說戰勞成春生而
夏長秋收而冬藏少陽而老陽少陰而老陰時變也氣變
也吾之此生觀四時四氣之變不能百年少變壯壯變老
歲八卦變而天地之功成吾齒髮屢變而猶不為聖賢之
歸乎守道知命法易之不變者應事物察時義法易之不
容不變者易之全體大用在吾胸中運之而已嗚呼微哉

叢書堂記

多藏書而不善讀雖萬卷吾以為不足善讀書而不多藏

雖一卷吾以為有餘李繁之書萬卷者三書之多者莫如
也新若未觸見咄當時為父家傳誕而不寔則豈非多藏
而不善讀者乎張良之書一卷而已書之少者莫如也債
秦蹶項為帝王師功成身退漢庭一人則豈非善讀而不
多藏者乎同郡友人黃君宣子仲宣卜築歙城之東山以
叢書名其堂叢之為字始見於易其在韻書訓之曰聚乾
卦之方以類聚萃卦之觀其所聚是也叢天下之書而聚
之是謂藏書藏而不讀不如不藏讀而不精不如不讀前
史所志藝文經籍一寒士之家為能效其萬分之一匡衡
鑿鄰壁而讀猶有書也王克遊書肆而讀則併書無之是

故多藏不如善讀按叢書之名本韓退之語然退之始遊
京師所携書止一束耳未見其為叢也其進學解自叙謂
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記事提要纂言鉤玄則讀書之法也
沉浸醲郁含咀英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則讀書之效也
有所舐排攘斥則屈所當屈有所補苴張皇則伸所當伸
旁有所搜則諸子百家之長遠有所紹則七聖一賢之說
崇正黜邪障頽繼絕昌黎所謂讀書如此漢唐以來一人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書云書云徒叢云乎哉嗟乎聚必
有散世之好聚帑庾財賄者往往有悔聚名畫聚法帖聚
難得之書亦雅道之一癖近世衲子號曰叢林得其師一

指揮用之不盡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予雖老與吾
仲宣尚皆勉之

野塘記 爲王御史作

古之君子必素有可耕之資而後以其所負出而應乎人
天下國家之用合則進非謂缺於口體衣食之奉而饕餮其
祿利也不合則退故雖屏居畎畝亦未嘗有飢寒憂乏之
憂伊耕莘葛耕南陽三聘三顧而後起不輕就也使非有
湯先主之過亦退而耕耳顏淵貧未至都無可耕聖師不
可爲吾何爲故終於不出陶元亮貧亦尚有可耕故嘗試
一出知其不可爲也而終於處後世之士苟有可耕如伊

葛之得所從捨其耕如顏之不可出守其耕如陶之出而不可久返其耕無若彼蘇秦然徒以無二頃田之故能取六國相印矣而不能退也嗚呼井田廢而孤寒之士生不能有一犁之土苟求而幸得啗餌而迷寤無亦惟是以一飯該千金之軀痛哉行臺監察御史膠東王公庭弼邦直學者以野堂先生稱之今觀龔學古所繪圖乃野塘也御史嘗長均房帥幕十餘年而後入言路第見其廉於進取如此不知其家有良田在沂水之北野塘與田接壤其廬之堂有曰萬卷云者有曰歸老云者蓋其志欲退休而讀其所藏之書良以素有可耕之資可以仕亦可以無仕不

專以在為急也紫陽方回久與御史同官新定偉其意題其圖為之歌曰野塘之水分其色油油以畜以泄兮灌我良疇弋有鳧鴈兮盟有鷗我出而仕兮可則進脫如不可兮還我鋤耰水之上兮山之下稷黍稷粟兮野塘之塢秋收其實兮於繁滿官車既膏兮馬不前退而家食兮孰予敢侮我思野塘兮繫古之沂有壞其人兮瑟聲希可由求赤兮賢寧不晞登之廊肆兮佩玉黼黻否則豈無春服兮詠雩風而與歸

止所記

金華吳君功甫分教鹽官與吾宗方君韶卿同里相遇武

林遜追談詠知功甫讀書之室曰止所因共細繹止之所
止之義止之時而回次叙其文記之詩止於思無邪禮止
於毋不敬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故君臣父子各有當止
之所然有止之義焉有止之時焉義者心之理當止而止
則一武不可過一毫不可及此心之規矩準繩也時者
身之位當止而止進退去就視可否而立則酌輕重而制
中於是心之理著而為應事接物之權衡是故聖人於易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斯言也兼心之理與身之位言之乾
兌離震巽坎艮坤錯綜上下一卦有六十四爻凡卦之二
而過六為柔得位而中凡卦之上為過高無位而多悔各

離震以柔爻居二老八不皆吉也獨艮之居二八爻皆吉
足以敵坤遯用黃牛咸不隨腓旅之得小過之退漸之磐
謙之鳴繩吉無瑕如蹇之匪躬重艮之不拯又有忠臣直
士正義不謀利之志山立屹如此其故何也承剛順君也
履柔納下也身之所處當位而得中也此出仕之臣得位
者之艮止也吾功甫是也六十四爻之上乾猶戒亢惟四
爻吉坤猶憂戰惟二爻吉獨艮爻在上處乎事物之外以
止為體無求無競大畜之天衢損之得臣賁之白賁頤之
由頤蠱之不事剝之不食蒙之擊蒙重艮之敦艮八爻無
不吉者此致仕之臣去位者之艮止也不肖回是也然則

一定不易心之理止之義其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之止乎
萬變不同身之位止之時其孔子仕止久速之止乎內不
爽於心之理外常察乎身之位各當其所止所哉所哉止
之時義大矣哉

普同塔記

人自其一身以至一髮一毛皆中虛而外實包天而肖地
其體四其骸百其臟五其腑六其竅九其脉十有二其俞
穴大谷小谿三百六十有五無不虛貫實而實輔虛虛為
天之流行實為地之凝結總言之心之虛最靈為清為明
為神為聖位乎身之中而身之實者以其重厚沉濁之質

囿於其外天虛地實相依附而生虛者還天實者還地厥
初之妙合者相離焉則死古辟王作深察夫死生之際智
不去惡力不全愛寔中之虛根理成性吾與庶民同乎此
受者既已還為天之太虛虛外之實孕氣成形雖要其終
必還為地之積土而非假以久遠則猶弊而未腐毀而未
泯由是制為丘壟掩埋之法安厝封樹各私其私此人道
之終事也世季俗奪或不皆然錢塘故大都會承平時城
東西郊日焚三百喪有奇月計之萬歲計之十二萬畝一
金而歲欲十二萬穴勢不可故率以火化為常宴笑佚遊
朝居葦屋疾病奄忽暮昇烈炬孰不痛怛於斯一旦有出

乎意表者又大不然吳芮遠孫貌驚有似樊崇暴黨事極
報烝其爲痛怛抑又甚焉則與其不忍於凌陂之歌曾未
若儕之綿上之融風也三茅寧壽觀道士三山劉祖華其
亦悟夫理性形氣之虛實人我不殊捐私泉易地十畝於
西湖之赤山爲石塔曰普同之塔高廣深各丈有二尺界
乎其內納凡既燎者之骨其徒居左餘衆居右惟草除鼎
布以來胤嗣於其所先配儷於其所偶與僕於其所事交
朋於其所知蓋有訃而莫臨暴而弗殓者不止蔗節瓜屨
之威獨此之得其所託獲霑寒食之酌若表南陽之阡豈
不亦仁人之所爲哉雖然虛還天以廟饗實還地以墓藏

禮也厚藏爲過不墓爲不及浮圖之甃而茶毗之歸自釋
氏始本非中夏之令典自老氏者亦不得已折而從之予
自孔氏又爲之文悲夫祖華儒而隱於黃冠求予文者其
從父汝鈞予詩友予爲紫陽方回塔成之年至元丁亥五
月二十六日記

聖泉亭記

泉何以名聖龍爲之龍何以能聖泉爲之夫人之所知也
而惡知夫氣脉之有會聚歟而又惡知夫精神之有感通
歟建德縣卜君元英爲令尹六歲矣歲告稔惟玄默敦粹
之六月不雨七月戊午朔郡遍走群望壬戌之夕令尹偕

尉王濟陟烏龍山民遙見陰蘿幽嶂間炬火魚貫上烏道
縈折星明螢滅至明旦乃始知長吏躬迎聖泉得古禱應
上公之遺意有志乎民而然也又明旦甲子大雨雨始盛
令尹適與前太守方回遇言夜半至山龍所居泉所潄狀
而未以雨為足也既而尉送泉還山有井木出古湫之底
取視則昔人所書聖泉二字亭腐而扁淪者令尹乃議復
其舊而識之丁卯處暑癸未白露而至再至三至四五民
庶其無飢矣乎今夫泉成聖於龍龍養聖於泉崖涸不減
川溢不增其處也德聖挹彼而雲注茲而霖其出也功聖
龍以泉隱體而泉以龍顯用其相為聖也如此抑龍所以

樂此泉匪山曷凝泉所以響此山匪人曷格山巍然甲一
郡內坎外良得蒙之聖氣深脉厚靈物憑焉人萬物之靈
心之精神是謂聖信則感誠則通甘澤降焉求諸泉求諸
龍又博求諸山而後知神宮奧宅繇元造之所鍾然又必
返求諸人而後知山有泉泉有龍非此之靈足以交於彼
之靈則所謂聖迹者將韜晦遁藏之不暇豈凡心之所能
動哉嗚呼足漱不盜孺纓不濯廣以貪病永以愚惡吾無
以議為矣漠然同流汎然側出不如吾之泉不忒其則温
泉冬湯冷泉夏雪不如吾之泉不變其節鹹泉熬鹽淡泉
化鐵不如吾之泉可以澡三伏之烈酒泉致醉醴泉愈疾

不如吾之泉可以豐百昌之實磊斯山兮泓斯泉曷爲而
聖龍所淵復舊亭兮識豐年後有禱者尚勉旃以迹求聖
良獨難惟人孔靈心即天

新修建德縣記

今建德府本漢丹陽吳郡之分地吳割富春縣置建德縣
自黃武四年始時已割歙縣置新都郡縣猶隸吳郡晉宋
因之梁隸東陽郡隋廢唐復初置睦州嚴州睦治雉山在
今淳安嚴治桐廬郡縣隸之自武德四年始七年嚴廢縣
省後復爲縣隸睦州自永淳二年始又其後徙睦州治建
德自神功元年始歷錢氏及宋復號嚴州而升州爲府則

又取縣名以媿之蓋縣先州而有府因縣而名可謂古縣
也已縣故有唐進士張秉所撰縣碑紹興中郡守董公弁
重修縣志謂碑已不存庭中大儲樛枝密蔭幾千載物賢
令岑公象求有詩亦近三百載詩與樹今俱存也夫以其
古之縣其興廢不一矣書事之石當存而不之有其歷世
之戰爭攘奪亦不一矣一木之種一詠之發意未必長有
而乃相與俱存則令縣尹卜君之修營泮飾與予之紀識
可以存可以無存皆未可知也至元十四年歲在丁丑夏
四月君視事軍南趨北還過城下未息市里戛戈鎧聲縣
間宿止大將垣欽藩拔馬牛羊豕穿房序胥曹訟卷訊扞

鞠械徙它所朽楠腐瓦卧草棘什五六君心經意緯圭機
植顛率屬勸叱乃大興役十七年十一月訖明年正月竣
事予過其外重門耽然層樓翼然望其中靚深整嚴愈於
曩俾司工者枚之以間計六十有八近民道愛清白三堂
仍故扁存古也君法當更代者弗至先嘗考學宮矣復棟
是宇是其用心所存抑又古也是可以傳遠無疑而不知
予之文將如張碑之易泯乎或亦可如岑詩之與樹俱永
乎勿剪勿拜存乎人心而予之所以託斯名也君名元英
將仕郎董視簿邊君完將仕佐郎提總宣差君合刺進義
校尉

務本堂記

古之民有四而士出於農治國以士為本富國以農為本
工商亦國之所資末矣而非其本也後世於四民之外奇
表譎觝惚恍謬悠加以佛老之徒而六捨本逐末者爭趨
之今夫通都鉅邑或數萬戶無弦誦聲兒女子不識耒耜
機杼為何物怪優異倡彈絲吹竹蒼萌廬兒連駟列騎灑
削鼎食馬醫擊鐘肆侈齊姜僮多叩卓空青丹砂象齒翠
羽網毳犀珠璧玉綺繡眩麗耀珍誇貴崇賄田畷生而罔
識與褐之父晚之乃若萬緇千黃鉛墀珠宇匪織匪犁解
衣精饌果報談三身敷落演五天求福田利益覬羽化超

昇其淺者梵唄魚螺符呪鉛汞奔走王侯脫徭遁賦飭材
者竭藝通財者傾帑錢鏹霽塗葦蓋酸冷則亦剝祝簪戴
從之苟以飫枵養慵是孰使之然哉雖然此特吾南方近
歲之所見爾中原風俗殆不其然濟南古郡天下耕桑詩
書務本處也章立之翟氏昆季三人長君正定甫次居禮
節甫次居中道甫高昭曾穆畎畝膏腴師矩友規燈火方
冊上奉二親下教諸子惟本是務農以耕桑為本而勤儉
又耕桑之本士以詩書為本而孝弟又詩書之本此其一
心一身一家之本則然要其極宗廟邑都非士不治桑盛
倉廩非農不實豈止一家之本而已哉乃國於天地一世之大

本也今並也六合一貫幸遭逢崇本抑末之明時
務本者可以勸矣若夫錦川繡江之間嘉山秀而清泉潔
美木茂而芳草馨濟南故多名士當能與四方之士大夫
登堂而賦之他日有繪斯堂為圖見示者予亦或援筆為
元貞改元乙未歲在大火蒼龍心一度謹記

不計大論問道亭記

致知之學始於問問一事知一事問一物知一物以問為
恥則容有一事一物之不知天下萬事萬物不勝其多也
欲枚而問之不亦難乎道一而已矣貫乎事物是故不如
問道然問道尤難也非問道者之難也必有知道之人始

可以答未知道者之問而世之知道者未之或見也古之知道之聖人至孔子而極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臨川陸氏不信大傳以下一句排上一句謂陰陽非道乃形而下者永嘉葉氏不信大傳略不詳上一句謂道者陽而不陰之謂一陰一陽非所以謂道此二人於文意尚有未通焉得知道惟明道程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吾新安朱氏縷析此語謂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故說卦有曰聖人作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

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以氣言地以質言人以理言其曰與者三陰而又陽陽而又陰柔剛仁義亦然猶一闔一闢之說也此其所以為道也子思曰率性之謂道人與物皆得天命之性率是善性斯之謂道由於氣而汨其性人所以有愚人偏於氣而戾其性物所以有惡物子思之言尤精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可行之謂通衢斯之謂道不可行為旁蹊則非道矣孟子之言亦精昌黎韓氏先言仁義然後言由是仁義而之焉之謂道道也者行仁義而已斯言亦當前聖後賢言各有指體用兼該本末一貫乃如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言體而不

及用其謂失道而後德架虛斲空非吾所謂道也釋氏之徒言有物無形認心為性併本體而失之其謂六道輪迴肆誕騁罔非吾所謂道也嗚呼斯道也知之而以脩己教人為聖賢不知而日用之為百姓無所知而妄言之謬行之為異端休邑趙君彌忠隱居樂道藏息之所有曰醒心者有曰風雩者有曰翠侍者所從入之途築一亭曰問道意有所欲造步不可不進行欲有所適取不可不審此所以有道之問歟答之者誰歟問鑄金得鑄人問足所涉之道而悟心所求之道僕雖晚學敢不誦所聞發之

徐氏道悅堂記

君子之道一而有不同焉非道有二也論道之與行道不同也今夫勸人以農灑桑畝麻植採紡績如是而溫澤稻陸粟薪穉歛穫如是而飽實竭此力則實享此奉非徒欲誘之而為是說也至如農之為農筐筥機杼耒耜錢鏹凡衣食之源非不舉室終歲效勤致瘁而溫飽者百不二三然亦卒無所歸咎而不敢楮其園蕪其田弗復執時此其故何也勸人以農論道者也論道者原其常農之為農行道者也行道者通其變昔者子思子論誠孟子申之以教夫子之居下位者信於友獲乎上以治其民終事也明乎善誠其身以悅其親始事也此猶勸人以農兼修為效驗

而言之爲人子而知此道則不當有一毫爲利之心處焉
而家盡其在我出焉而官盡其在人置身於規矩準繩之
中養老於溫清定省之際此已之所當爲離騷之歌黨錮
之傳叔季接迹持閨門之行而覬朋好之游談干鄉黨之
譽而愬軒墀之步武苟萌此義則世之是非黑白未可知
也譬之農豈惟雨暘不皆時若而有豐歉之異抑亦賦役
獄訟出於吏而所以梗夫農者其故萬端農之道非不盡
而飢顛寒路者比比此固非農之罪也而亦豈勸人以農
者其說有所欺於我哉桐江徐子愚以前上舍教授上饒
而歸嫡母太夫人許氏年八十有一名其戲綵之所曰道

悅予於是設爲農說以記之熙寧中黃魯直教授北都七
年陳無已元祐中連爲徐穎州教授當是時有子愚蒙仲
車先生者舉進士不仕後起家教授山陽三鉅公皆嘗以
冷官奉母黨論興正途塞卒皆不居公卿之位豈非良農
之水旱者乎子愚名晞顏年踰知命有八男子家不爲貧
季路米茅容雞顧易具也是穠是蓑將必有吹噓而上之
天者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七終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八

瀛奎律髓序

紫陽方

回

萬里

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律者何五七言之近體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謂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草也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也所選詩格也所註詩話也學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方回者誰家於歙嘗守睦其字萬里也至元癸未良月旦日序

劉子敬吟卷序

漢淮南王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攷也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襲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而傷比比者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未免賦予宇予室之詩則夫枯謠悴詠上不見荅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茂之其於鬼神變化草木芳穢

男女乖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開闔惟澹庵胡公句句而析之有十九蘊焉其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日成此託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皆可也同里劉君示予吟卷讀無慮數十過和平則不流優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論關雎之旨而懲艾乎淮南離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殘紅驚不見晚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寂寂一林紅日鍊櫻丹得成實意晚來多謝簾間燕盡把春愁舉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徃知有梅花

在隔溪得灑落意庶乎情性之正者如歸路夕陽收山翠
染襟袖又豈不自得於事物之外乎君舊名寅字子敬今
改名光予早相稔年少長而君忍貧不仕於易之泰無有
也適而樂者所養也屯訟剝否則屢嘗之矣感而哀者激
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歸之

唐師善月心詩集序

陳後山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其門人魏衍所編及仕淵所
註詩始於元豐六年癸亥皆後山三十一歲以後詩也後
山年十六已見知於曾南豐熙寧十年丁巳蘇長公守彭
城明年後山為銘黃樓筆勢度越秦漢宋文公亟稱之時

則年二十六至如金州志歸亭記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則
年二十二耳今之人讀之或不知其為少作也夫後山之
文雖少作已足不朽而編其詩與註其詩者乃斷自三十
一歲以後此何為者哉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
法少好之老而不厭以十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
學焉然則未見豫章其詩一時既見豫章其詩百世詩視
文為尤難愈參則愈悟愈變則愈進凡魏編任註後山之
詩參之極悟之極歟進之極變之極歟唐質肅公之九世
孫師善知予頗癖於詩始以詩寄初藁次以詩寄續藁尋
又躬以詩抵紫陽山下示予全藁初藁年未冠已佳如於

楮高士云焚香朝北斗滴露註南華是也續藁年未壯益
佳如於浙江亭云蕃夷通海道吳越共江流是也至全藁
年甫登三十矣詩愈大佳枚摛之未易竟合三藁中每佳
者一句一聯予已為研朱圈點指似其眼以晚學者然豈
無後之魏衍任淵將必待師善三十一歲以往之詩而後
為之編註乎予嘗細閱後山集城南韋杜村一詩此從其
父令沂陽關中所作最為年少贈二蘇公有云一洗十年
新學賜即王安石得政之十稔熙寧十年彭城所作年二
十五如謝克家向季仲所增別本有寓錢塘諸詩皆後山
所自削而不收者乃元豐四年遊吳所作年二十九當是

時也其已見豫章歟其未見豫章歟二公相遇之年謂在
穎昌前輩亦莫能深攷豫章初為後山字序首明觀已無
已之義未言其嬪息巢於外舅乃元豐七年甲子郭槩入
蜀時事是年豫章移官河北德平豈後山送內而相遇於
途耶不然則是豫章未令太和已前元豐初已嘗相遇也
謂元豐初已相遇則存藁又何為斷自六年癸亥邪予所
論及此蓋欲師善訂後山存藁焚藁之意三十歲以前詩
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為去之師善明年始三十一能如
予之言愈參愈悟愈變愈進患不能再復常兩無已不患
無後之魏任也師善名侯舉乃翁號中齋亦有詩聲震江

湖三十餘年家法有來云至元癸未四月十七日書于虛
谷書院

宣撫朱參政南山遺集序

能立功矣而又能立言於近世之君子蓋未之見也昔韓
范經制西事臣服元昊造歸廟堂佑佑太平其立功如彼
亦可以不朽矣然且賦詩作文鏗鉤碩大安陽集及文正
公集今並傳於世擊重晚香之句與岳陽樓子陵祠記辭
毅氣嚴震撼宇宙其立言如此又愈足為不朽之助焉嗚
呼何其盛哉故參知政事京湖四川宣撫使南山朱公自
其少時已有韓范經綸之心所為歌詩古文應用等作皆

萃雄健植教明彞義形於邑初任荆授蜀即號為儒者知
兵李公曾伯之自荆移蜀也不能躬行軍公以太社令從
堂機務代李公巡邊搗師與諸將欵曲交歡而閭望翕然
矣大臣能早用公其蔑不濟西守瀘南帥桂名閱五年召
之入論之出除一起居郎又喉駁新命置之姑熟閑處而
後畀以江黃副閫則公老矣重慶火而納公於蜀沙羨破
而下公於荆駐鄂渚則鄰師失陽羅還江陵則郡將失沙
市公仰藥得不死昇而之燕分無生望忠臣者人心之所
同敬也用是閑居六年至庚辰之春年六十七獲考終命
又六年回始從公之子建德貳總得南山遺集讀之作而

嘆曰功易窮言難泯公之功生雖不盡逢乎時公之言及亦足永垂于世張魏公五路之師以趙哲擅離所部而潰魏文靖公罷督府三日而趙范失襄陽天下不以是咎二公立功之不足家庭講學是生南軒端平大老真魏並時其立言則有餘矣諸葛武侯之烈不幸星隕出師表不與星俱隕也公嘗自爲畫像贊曰不武不文也惡也善通地通天丹心一片覺英氣凜凜逼人與裴晉公自贊不異是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回備負九華藍幕嘗於池口拜公實受親民舉剡德祐初元回簿奉常中朝以樞密使召公議令回迂諸湖湘以道阻弗前茲奉貳摠命書此篇端誼不

得辭公諱襍孫字祀材貳摠名稟字用和

送周幹臣歸泰山序

進難而退易者賢士大夫之高風敬而忽慢畏而忽侮愛而忽惡譽而忽毀變移於其人一進一退之間者自古及今庸人淺夫之常態君子之進也出以澤物君子之退也處以潔身達有所不可苟就也窮有所不可苟避也可進而審於進故謂之進難可退而勇於退故謂之退易然世之炎涼翻覆之徒則可嘆矣於其人之進也飾竿牘崇苞苴尻高病僂膝行趨趨或望塵而拜或竭蹶而趨或夜掃其戶外或空函而致書昧冰山之未解羨鬼朴之自娛甚

者則嘗糞而舐痔猶不止於嗅脚而拂 其人之退也
改師法諱門生廢伐木之雅詠寒下車之舊盟孰追送於
臨賀但見訶於灞陵奴僕有反噬之犬賓客有飄去之鷹
廷尉之門可設雀羅翟公於是大書特書因貴賤而見交
情由是觀之自非中人以上孰不有激於此而不平於流
俗之軒輊則豈肯恬於進而樂於退哉泰山周君幹臣年
且五十爲郡博士以至縣大夫僅三仕行御史府大夫最
其知己位置甚都意有未安浩然言歸杭東南大都會業
儒而盍簪者異乎流俗嘉周君之進難而退易也相與爲
詩以壯其行然則買臣當富貴矣其退也焉知其不進也

孔端卿東征集序

世之奇士必好奇搜奇景扶奇事務爲奇詩文以耀世奇
則奇矣而不知其嘗潰於死而不悔也司馬公觀名山大
川輒有流滯之嘆謝太傅詠浩浩洪流終爲安歸之言昌
黎登華山不能下而至於慟東坡渡徐聞茲遊奇絕冠平
生皆是也永嘉孔君文杓予三十年前識其先君於武林
近袖詩來訪閱東征集乃知辛巳六月君從軍發四明自
神前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羅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
島盡一月逗留不進八月旦夜未艾遇颶風舟師殲焉帥
獨帆走高麗死者三數十萬與予所聞皆 君偶得不死

附小校破舟登所謂合浦者過平壤之都 遼陽之水厯
故女真契丹之境由平灤州抵燕山凡九十四日徒步七
千餘里又久之然後復得南歸君非將非卒特一寒士輕
視鯨波狼狽至此豈非亦好奇之過乎予獨喜其莫忘吟
者得叙事体初曰歲紀重光大荒落舟師東征赫且濯泊
向竹島更月簷其日甲子仲秋朔夜來昏雨風色惡昧爽
白浪堆山歎陽侯海若紛拏攫艨艟巨艦相躡輾摧摧纜
斷猶斧斫千生萬命魚爲柳此一句奇絕百舟一二著山
角跳躑爭岸折腰脚依然竟爽歸遼邈幸者登山走如兔
救各切形命雖存神已索次曰省舟獨在異可託傳令縛

薄爲渡權海豈權渡真戲謔大將爲誰何齷齪起蓬自去
爾爲樂忍聞孤嶼哭呻吟又次曰死者何辜烏爲咏將軍
歸來渾不作宴術相慶作音樂我獲生還莫忘却讀此有
春秋誅心之筆在焉君詩善押險韻善用雅語善賦長篇
天下奇觀無過於此役天下奇作亦無過於此詩死中求
奇奇中脫死天所以不死君者欲留此吟以爲詩史乎君
文亦奇見所爲自叙君他詩藁尤奇蒼苔五字曰凡有蒼
苔處先知此地清不隨芳草暗偏襯落花明點竹添瀟灑
粘梅助老成比錢無乃俗幽意要詩評非奇而何然則奇
而不失其正尚當勉之

送葉亦愚序

天下未嘗無人才其用捨一出於人主則廢置公於上人
才常作興而有餘其用捨一出於權臣則福威移於上人
才常銷靡而不足南風之所以不競者士大夫知有權臣
而不知有君也秦檜之事遠矣言其近者甲子兩周人才
心術一切爲數權臣之所蠹壞慶元嘉泰開禧一權臣也
非趙忠定公朱文公之徒鮮不屈而媚韓嘉定寶慶紹定
一權臣也非真文忠公魏文靖公之徒鮮不屈而黨史端
平嘉熙淳祐迭相不一微革前弊然再相庸繆之人陰爲
規隨忌真排魏始則易楮鹵莽百物價昂出師輕佻三京
衆潰末則子弟用事賄賂滋彰而天下之柄歸於宦寺矣
寶祐開慶於近習由徑則丁大全景定淳祐以軍功罔上
則賈似道題期訖錄竟鼎覆於斯人之手朝廷進用人才
不過三路一曰臺諫官二曰文字官三曰都司官賈氏於
此三路必謹擇乎決不畔己之人私相扳援互相保任此
路一入而稍有違異即斥棄不旋踵其能交槩授藁奉風
旨聽候使相助爲虐而肆其無君之心者然後遷侍從躡
執政或假之宰相之虛名嗚呼世未有弱公室強私門窮
人欲滅天理至此而不敗天下者也賈氏擅國十有六年
澤火之草又十二年爲賈氏貌敬而內實畏之惡之者湯

公漢洪公天錫卑公子才陳公宗禮高賈得康廬易郡
至其當國終不少屈者吾家方公岳也坐發策言事得罪
者謝公枋得謝公章陳公仲微徐公直方趙公與錫杜公
淵也議及公田逐者徐公經孫劉公震孫也恥奉行公田
貶死者魏公克愚也尹行都忤意去者李公芾也彗星之
出京庠一疏詆責稍過刑禍亦慘無辜而遠行者布衣葉
公亦愚李也前乎賈氏一十六年其所阻挫排擊之人才
老死殆盡而名僅存後乎今日一十二年其所長養培植
之人才潛蟄欲奮而名未彰於斯而招賢納俊屈指難矣
吾亦愚巋然一影乘駟北翔鶴鳴聲聞茅拔彙征其必有
說以進乎平城之間也披荆揚梁益之與圖攷斗牛翼軫
參井之分野古今人才將相間氣良不爲少而文士特號
居多唐太宗混一宇宙刊修晉隋梁陳南北諸史及纂述
諸經註疏人才可用不拘南北今日而欲筆削近代之是
非與諸先儒之論撰淮漢以南文士之可選者如毛髮未
易筭亦愚而能推轂吾尚能一二枚舉之雖然張魏公有
言秦檜當國二十餘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亦愚專聲充
塞天壤此行乃木綿餒鬼之所成就以權臣爲有患於已
而勿以爲厲可乎送行詩若詞如子首抗人周緒子式命
歎人方回萬里爲之序

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刻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冠萊公魯三交採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遥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歐陽公出焉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仁難相為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絕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黃雙井專尚少陵春晁莫窺其藩張文潛自然有唐風別成

一宗惟呂居仁克肖陳後山葉所學學雙井黃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為江西派之說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為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泝下沿窮探遠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非區區所知也清江羅

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秦詩百篇見教自謂
改學四靈後村且善學古人者髣髴其意度雋遠 滋味
不當盡用其語言事料若腴若組若冗若澁若淺若俗若
麗若晦若怒若怨皆詩家之弊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
有崑體意崖岸骨體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潛夫不同故
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爲詩以送之謂爲不然者壽可還旆
過東湖之上復以參之自堂可也

仇仁近百詩序

詩不特虞廷賡歌三百五篇爲詩也堯舜禹湯伊尹傳說
告君箕子陳洪範周公作六典孔子讚易老氏著五千言

戰國之士述吳越春秋司馬遷龜策曰傳者揚雄太玄皆協
音韻而便誦讀協音韻而便誦讀則筆之而不繁口之而
易於不忘文辭之極致也是故夔典樂以詩教胄子言志
爲詩永言爲歌歌之中有五聲聲之中律上之化以此達
乎下先王設官采詩祭祀賓享有郊廟朝廷之作而邦國
閭里所賦之風亦取以爲房中燕閑之樂下之情以此達
乎上降及西都蘇李東都建安七子晉宋陶謝律體繼興
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有作者雖未盡合宮高鐘呂
之音不專主怨刺諷譏之事而時號爲能言者往往相與
筆傳口授於世而不朽此其故何也氣集空 抑而難宣吾意

有所未易喻時有所觸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
為詩則一言片語而盡之矣故犁華為寶鍛粗為精文約
而義博辭近而旨遠惟詩為然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為
詩晚乃漸以不求工有藁二千餘篇予為選四百篇猶以
為多則刪之而取百焉今夫世之不能詩者望洋而返或
不以斯事為然是故未知堯舜禹湯以來雖文辭之非詩
猶貴於叶音韻而便誦讀其亦豈無能詩之流然不隘淺
纖巧則漫放闊誕終不入於作者之域仁近此百詩翳盡
而珠明也氣至而果熟也霜降而水涸也箭鳴而的破也
琴瑟具而淫哇退舍衣冠正而強暴拱手者也仁近名遠

年甫四十有一詩之進未已云

孫元京詩集序

虞夏商周詩經孔子刪定贊則贅離騷而降漢晉魏以至
唐宋五七殊古律異六義之致一也人品高曾次大學問
深筆力健咸於此乎見之予友孫元京詩有近陶者有似
二謝者有似元坎山孟東野者其少作七言律有全似陸
放翁者長句如杜詩引及閔山谷詩長句其得之中而見
之外者歟根本有自來矣清勁而枯淡整嚴而幽遠五言
律近世詩人所未易及五言古體如秋懷五感興六冬初
雜興乃近世詩人所能為詩如弈碁如挽弓高一着者

決定高一着臂力弱者雖欲強進分寸不可也不謂吾州
近有此人持是以見朱文公可無愧哉

虛谷桐江續集序

予自桐江休官閑居萬事廢忘獨於讀書作詩未之或輟
也客或過予廬見予之無一時不讀書無一日不作詩也
則問之曰讀書作詩亦各有法乎予應之曰讀書有法作
詩無法客疑之則先問予讀書之法予謂學也者所以學
爲人而求見道也聖人人之極賢人聖之亞欲學爲是人
而不讀書不可也無聲無臭道不可見一動一靜之爲陰
陽一陰一陽之爲鬼神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

所以代明星辰之所以昭布風雨霜露之所以變化聚散
水之所以流而不息物之所以生而不窮爲之所以飛魚
之所以躍皆與道爲體也欲求見是道而不讀書不可也
然則天下之書可讀者不亦多乎曰不多也予之讀書五
經一聖之言以爲律令九賢之言以爲格式申明天下之
書無所不讀以爲斷案五經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也一聖
者孔子也九賢者周之四子顏曾思孟宋之五子周二程
張未也天地人物有理有氣有性有情故有正必有變五
經一聖九賢之言所以扶正而馭變者也予讀易而知陰
陽大化有正有變生必有死存必有亡於進退得喪勿競

勿懼可也讀書而知禪讓之典謨征代之誓誥九德之剛
柔三仁之去就有正有變亦各自靖自獻可也讀詩而知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之間有正有變樂不淫哀
不傷怨不亂可也讀春秋而知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內夏
外夷之名分有正有變權善惡衡是非正其誼明其道可
也讀三禮而知尊卑上下等衰隆殺以節天理之正以防
人情之變由今之變返古之正可也蓋人惟無不善道體
無不該自伏羲始作一畫以至二帝三王之君之臣世守
之未嘗不明不行至周之末靡非正不變而幾於不明且不
行矣孔子雖不能行賴孔子之言正其變而復明孔子之

言賴顏曾思孟而益明更秦涉漢歷唐荀董楊韓醇疵莫
掩不行之害小而不明之害大賴宋有周子二程子張子
而復明王氏之學分裂宇宙塗炭生靈其後高者入虛卑
者入陋賴吾州子朱子力正其變而又大明曰無極太極
曰道心人心曰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曰命曰氣曰仁曰誠
曰中曰敬曰陰陽曰鬼神曰五經之精四書之蘊吾儕小
生得以坐而享其成說於是塞門反坫之功利摩頂惜毛
之仁義乞鄰證父之賣直避兄離母之沽名棄灰徙木之
威信滅竈糞金之戰攻非馬有毛之辨說專氣寓言之虛
寂皆已截然限隔於區域之外等而下之 茲丘區之訓

故尸解羽化之方書紫色繩聲之制度赤白水之圖識
箕張鞭箠之貨財鉤筭羅織之刑法非鬼越望之祭祀下
里巴人之音律觀史楞伽之梵唄陽平都功之符呪至於
近世譯經玉清之官職天書神霄之祥瑞西崑龍蟲之歌
詠北闥軋茁之詞采國服爲思之政事偏傍字說之場屋
黨碑邪籍之紹述忘君事讎之和議棒喝頓悟之心法金
鐵一鍋之史學變愈下而正愈湮盡人心而否世運惟此
之所得於五經一聖九賢者已確乎其不拔則彼皆吾道
之罪人又豈容一毫可以侵入吾矩度之內若是則天下
之書其可讀者亦少矣此予之讀書法也然客猶疑予之

作詩不無法也則詰之曰子之詩初學張宛丘次學蘇滄
浪梅都官而出入於揚誠齋陸放翁後乃悔其腴而不癯
也惡其弱而不勁也束之以黃陳之深嚴而參之以簡齋
之開宏古體詩其始慕韓昌黎而懼乎博之過慕柳柳州
而懼乎褊之過慕元道州而懼乎短澁之過慕韋蘇州而
懼乎淳澹之過既而亦於子朱子有得追謝尾陶擬康樂
和淵明亦頗近矣而謂作詩無法是欺我也予凝思久之
而復其說曰此皆予少年之狂論中年之癖習也去歲適
六十一矣始悟平生六十年之非所作詩滯礙排比有模
臨法帖之病翻然棄舊從新信筆肆口得則書之不得亦

不苦思而力索也然後自信作詩不容有法惟於讀書之法則當終身守之而勿失耳客嘻笑又怒罵曰子終欺我子所謂讀書之法即所謂作詩之法而奚以有法無法為哉予不能復答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因書為虛谷桐江續集序

錢純父西征集序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詩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韓退之詩也近世從軍無文士此味鮮矣西征集唱酬凡十二人詩一百二十七長短句七其亦得仲宣退之遺意歟然則吁可痛也歲己巳冬荆閩呂少傳卒于

鄂以淮閩李端明星馳進司江陵庚午春錢純父以京西湖北倉漕蕪制參偕陸君實制機毛元升制幹自淮如荆至則純甫領鄂留務時趙子晉守京口趙幾仲為江東倉孫吳會楚望以前常州守寓京口龔開聖子莫齋子山柳岳子山劉瀾養源李關皆錢之行者也獨李關予不熟其名亦在行養源至池陽聖子至皖口噫嘻今尚忍言之乎是行也襄之圍三年矣欺君誤國者何人哉鄂城下之盟偽以戎鈐阮思聰為宣參趙日起許歲幣如金人不以聞非欺君而怒敵乎夏貴入襄而出失舟師半范友信拒漢江怯戰退呂家軍精銳盡殲范文虎以殿巖援襄逗遛不

受聞公節制並不以聞非欺君而玩乎襄病深矣而其
包藏之深則嘗謂襄陷不足憂蓋有說焉雖宣力如純父
百輩不支矣癸酉春陷襄甲戌冬江流失守今尚忍言之
乎此倡酬十二人者鬼錄如君實死節可無憾死者不得
其死者又深可憾也今聖子年六十八獨幸無恙其詩老
筆有骨雪髯及腹行步如飛議論典刑想見二十年前醜
酒酌江時意氣令人魄動滄海桑田天翻地覆讀是集者
兼動興亡生死之悲視山陽聞笛其哀痛殆百倍過之云

吳雲龍詩集序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

子未久異端百出傷義悖理賴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
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黃老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
今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失其本亦不足畏也已
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爲乖異而不歸於一哉伏羲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子所傳其言其
在易以陰陽言義理書以政事言義理詩以吟詠性情言
義理春秋以明辨名分言義理樂亡無經三禮非全經然
義理微言尚不絕於方冊者與人心俱未嘗泯也接孟子
之儒者曰周二程張子以及朱子取小戴禮大學中庸二
篇與語孟著爲四書以貽後人而義愈明理愈精矣學者

欲捨是而求所謂學可乎傳註如毛鄭一學也詞賦如賈馬一學也史筆一學也古文一學也制度攷究一學也詩詞之學自建安迄晚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為知道君子則鮮其人又况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註偶儷之學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今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沒未百年求所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為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畫者則不勝其衆於衆之中而蔡夫胃中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歛吳君飛雲龍者不凡之一二者也短篇近體不尚

工巧大篇古樂府沛然出突然竒子猶欲其歛豪宕而入細潤柳悲感而就平和也雖然義理之學自古聖賢傳至朱子始乎易終乎四書固公於天下而非鄉人之所得私生於闕里為顏為曾彼獨非鄉人乎不此之務俾後世獨以詩人見稱則胡邦衡以薦朱子者豈朱子之志哉雲龍勉之予友曹清甫久不晤對龍雲其亦以此訂之

送胡子游赴調序

儒者之學有獨無對其文自伏羲一畫始而成於堯極盛於周稍衰於周之季而大壞於戰國絕滅於秦可以復於漢之初而刀筆吏非其人司馬遷至以儒為九流之一周

官出於劉歆其曰儒以道得民者意與子長不異或以爲此戰國陰謀之書然耳孔子之時老子已生乎其前未有所謂服食煎煉長生不死之說佛亦已生乎西域而其輪迴果報無生之說未入中國孟子之時楊墨儀秦之徒異端並作賴七篇之書排而擊之其說不復信於後世獨奈何由漢迄唐老佛二氏昌熾淫衍至與儒學鼎足而稱三教甚至儒者黷無精光傍睨二氏之肆行而莫之敢抗嗚呼其亦可哀也已雖然猶有一韓昌黎原道等作起正仆邪由是知二氏之非曉然明白至于宋歐陽文忠公范文正石守道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皆深闡二氏而周元公

二程子張橫渠發明孔孟不傳之秘其門人呂藍田謝顯道游定夫楊龜山及胡文定父子傳至于劉草堂羅仲素李延平集大成于朱文公而南軒鳴於湖湘東萊振於江浙當其時適有臨川之偏永嘉之駁文公以赤熾麾之冰解草偃三代而上井田封建禮樂法度有決不可復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人心未嘗泯也直內方外致知力行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諸老先生之言見在方冊今天下學者服齊潛神亦不謂無其人是豈區區二氏之所得近哉老之學清淨無爲其變也詭而爲方術佛之學寂滅爲樂其變也誕而爲禪機又其下也俱不免從事於

齋醮祈禳如古之巫祝云者姦人以快其嗜慾之私庸人以養其惰頑之體名為盛而實則衰今之儒者有學校之養無科場之累名為不競而其實未嘗不自得於中修之在我用之在時顧何羨於彼而亦不足與之角也同郡胡君泳子游書學之正事喜滿將再問選質羨而氣和學既而文溢餒行之詩森如荀束為書愚所見者為序於其前行御史中丞劉公伯宣參知政事夾谷公士常愚知已也亦試以此訂之

趙西臯明叔集序

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

不朽言也而可以與德若功並不朽乎世之欲立言者不亦難乎孟子曰我知言然則立言之難又未若知言之難也予讀西臯趙明叔詩文而嘆曰非天下之能知言者決不可與立言而所以知言又在於知道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去孔子卒一百四十四年耳當是時楊墨儀秦鬻術之徒言人人殊自非孟子知惟以盡心養浩然之氣以明察乎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則詖淫邪遁之言根於其心之蔽陷離窮吾且不得而知之不得而知之則不得而闢之而何以立教垂世至于今不泯哉今之世去孔子卒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矣異端之言滿天下荀揚號為諸子之最

而不免於小疵左馬而下諸史後愈劣於前長不掩厥短
傳註老生雜識緯雕篆小子類俳諧加以佛入中國老氏
之徒做之恠誕百出其能卓然有見不惑於此者鮮矣鉉
槩之士因仍蹈襲混爲一區相率而入於詖淫邪遁之域
豈不甚可哀痛世之知言君子孟子之後如孟子者尚或
有之唐有一人宋有數人立言不朽斯道復明不然則豈
不異端熾而人倫天理至於泯滅淨盡乎是故立言非難
知言爲難知言非難知道爲難雖然碩果不食消無不息
之理小而辨於物暗有忽明之時予老矣不意交臂相逢
有如明也足與商畧茲事學者徒見明叔之詩之文大

篇傑句若排江河而注之海也而不知其胸中之所存人
品高下世論是非前代成敗先儒異同如妍醜之不逃於
鏡銖兩之不差於衡也予始相見贈予所贈錢舜舉丹青
長句後見鮮于伯幾像贊益都路勸農行記祭二疎文文
王菱里廟碑跋及諸古律詩詩皆挺挺天出其立言如此
與予一再評論古今可否去取出予意表嘗謂予所作有
氣骨不作江南詩人軟媚態亦知言之一端也其知言之
大者經史子集百家之書無不讀而揉之以約一言以蔽
之曰知道而已明叔名文昌濟南人爲浙西道按察副使
近甫終更云

虛谷桐江文續集卷之四十八終



程